

中國文學精華

近代文評註讀本

中 冊

近代文評註讀本卷二

書牘

與陳碩甫先生書

碩甫，名奐，長洲人。少師事段玉裁，治毛詩說文，咸豐初，舉孝廉方正，有毛詩傳疏、毛詩說、毛詩

香等書。

姚 誥 見序跋

姚誥 是吟切

叩頭碩甫先生侍者：竊惟先生以鉅人長德，昌明絕學，負儒林重

望，四十有餘年。誥童子時，幸嘗得共里閭，翰音承高風舊矣。顧以幼劣，未敢求通，而

鄙野之姿，不足以望門牆，侍几席，攬君子之光輝。年既益長，涉歷世途，與都人士

游處，因得備聞先生行誼之純一，學術之淵深，最後得所爲毛詩傳疏而讀之，私

益向慕，願得執經受業於門。而時已去蘇而反湖州之居，道遠區區之私，益無緣

得達左右。| 諶之蹇拙固陋，獨行而無徒，發言而罕助，每竊自惟，學之無成，則亦已矣；束髮受經，治之十餘年，而不得其津要，中間又嘗習爲制舉之業，幾至沈沒，而幸得自振刷，以自力於古，志不爲不堅矣，學不爲不勤矣，道長力短，茫然失所倚恃，無師資之益，以導其先，有大儒竝世生如先生者，而又不得一受教於左右，| 諶之微末，固無足比數，士之有志而失於無助者，豈勝道哉！此諶之所爲恨，而爲凡爲士者悲也！

| 諶平時持論：嘗謂學以通經爲本，通經以致用爲大。爲學不本諸經，猶航斷港絕流而求之於海也；通經不能致用，猶濟海者，舟楫具而不能駕以行也。竊不自揆，欲盡推考諸經，取其大經大法，與夫典章制度，儀文節目，疏通而證明之，究極其異同分合之故，推治亂之原，察古今之變，而斷以今世所可行，都爲一書，以待來者。然其爲體至鉅，而用力至難，| 諶之愚陋，蓋不任此，竊有其志而未逮也。獨所爲本政書十篇，推論比意，盡其大略，顧猶未知其是否，既以質之於廷述之諸

老而尤願得聞教於先生如先生不鄙夷而錫之一言指其違失則是誡之蹇拙固陋而或幸得與於斯也先生之並世而得不虛所覬望也豈勝其幸與慰哉伏惟先生矜而許之先生門人揚季仇祖駢吉費禹三皆誡友也敢介之以書通誡叩頭叩頭謹啟。

樸重處似得力南豐。

【註釋】「湖州」今浙江吳興縣。諱爲離湖三十餘里之雙林鎮人。【東髮】謂成童之時也。（大戴禮）東髮而就大學。【制舉之業】清殿試進士，謂之制舉，此統言考試之文也。

致陳邁夫書

李慈銘

字悉伯，號尊客，初名模，字式侯，浙江會稽人。光緒進士，官山西道監察御史，卒於官。有《孟學齋古文內外篇》。

塘林館駢體文鈔

邁夫老弟足下：都門之別，慘戚逾恆。忽忽二年，迄未通問。近想尊公台候萬

福，闔門順靜！吾弟出入藹然，烝烝惟孝，官事何如？需補久次，得真除否？俱不勝念！德夫棺柩，今停何所？大嫂居嫠，嫠音，嫠狐獨，寡婦之賦，哀感路人，是在足下善調護耳。

兄去年五月，亦出國門，由海道返里，百憂備集，無可復言，逆惡滔音天，遂臻極變。老母素有羸音疾，重以窮餓，今年之夏，浸致沈劇，醫藥禱祀，百不一供，無使令之婢媪，無調治之食飲，呼晷音楚痛，日積月盈，至中秋後日，竟以不起。痛哉！痛哉！誰非人子？誰有百年？然撫育之劬勞，操作之艱苦，衣食粗惡，疾患踵連，貧老憂傷，費恨而歿，蓋未有甚於我母者！嗟乎邁夫！尙何言哉！

兄自束髮，蒙先人教以詩書，意氣奮踔，音頗亦不在人後。比家事日落，益自淬音礪，冀得一第，以爲祿養。既志不遂，乃斥棄生產，入貲爲郎，所值屯邈，卒於不振。年垂四十，寸祿未沾，而吾親已以窮死矣。追念辛壬之歲，全家陷賊，吾母夏不得一食，冬不得複衣，忍死支持，以待游子。及賊既退，慈幸得歸，而困益甚，窮年

旅食城鄉，異居母疾已危，猶未得侍寒煖湯藥，扶持抑搔，俱不一親。蒼黃永訣，嗚呼！我祖我父，何不幸而生此逆子，不自速死，而促盡其親之年，終天無以極其哀，入地無以贖其罪，偷息日月之下，自儕鳥獸之倫，長爲鮮民，以沒世矣！

嗚呼！昔與德夫同居，輦下人讐鬼疾，祝詛糾紛，惟我兩人，自爲邛駝，音鈞寒分熱，俯仰窮愁，往往對榻讀書，慷慨拍案，輒舉酒互勸，各以上有老親，下有諸弟，出雖無侶，入有所歸，身世之願既乖，骨肉之情可託，故屢計歸期，以相慰勉。豈知一轉移間，而德夫奄化異物，輿柩音出關，載骨歸覲，兄則麻衣削杖，白髮音毳，已爲永感之人，無望椎牛之祭。嗚呼！邁夫！尙忍言哉！德夫尙未反葬，乞以隻雞斗酒，爲我酌音旅殯而告之也。

兄去歲之歸，本由告貸，至今負累，目見陵逼。老母棄養以後，附身附棺，俱極陋薄，買山一畝，踰月而葬，負土掩壘，音拮据集事。先世七棺，尙在野殯，一妹年將三十，尙未字人。家無一瓦一壘，音賃乃廡而居，歲三四徙，兄本多病，近更略

歷各切

血，加以欬逆，支慄音輟僅存。去秋納一姬，亦未有子。越中自昔夏大水，饑荒洊

薦音薦臻，鄉俗蠢頑，蝸音蝸蝸音蝸成市。兄好持清議，積忤於人，羣狴音銀反攻，不容立足，側

身天地，日暮何之？嗚呼邁夫！何以相處？

德夫既無胤嗣，已以愛子，紹其祀否？稚文有後，所望於叔齊；龜郎繼宗，是在乎行簡，上慰尊公虛阼之痛，次順令原泉下之情。足下至性過人，事當已辦，無待僕言。相隔千里，音信多阻，倘有便郵，還希報我！兄居無定所，若有書遞，但致郡衙，無不達也。苦土昏迷，語無倫次，臨楮覲音覲縷，神情飛越，不宣。

中段一字一淚，我亦無母人，何忍卒讀！

【註釋】【烝烝句】烝烝，進也。（書堯典）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真除】謂補授實任也。【寡婦之賦】（魏文帝寡

婦賦序）陳留阮元瑜與予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滔天】喻其惡之大也。【暑】

大聲也。【踣】越也。【淬礪】猶言磨鍊也。【屯遘】難行不進貌（易屯卦）屯如遭如。【辛壬之歲】清文宗咸豐十一

年辛酉，穆宗同治元年壬戌。【抑搔】猶言按摩搔癢也。（禮內則）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蒼黃】猶倉皇也，急遽貌。【鮮

民】鮮，寡也。（詩）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輦下】謂京師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邛駝】

耶耶距虛也。二獸行不相隨，故以爲喻。【輿轍】輿，棺也，以車載之。【甍甍】細上貌。【永感】謂父母俱亡而爲永久之傷感也。【唐創業起廢】注：哀號永感，五情變讀。【椎牛】（韓詩外傳）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潔，視存也。【藥】藥也。【拮据】手口共有所作也。【詩】子手拮据。【支撥】撥，疫也。【越中】紹興也。【洵】再也。【螭蝮】螭，蝮，木石之怪，借以喻人。【狷】天爭吠聲。【稚文二句】伏恭，字叔齊，後漢東武人，其之兄子，其弟黯，字稚文，無子，以恭爲後。【龜郎二句】白居易無子，以姪孫爲嗣，龜郎者，其弟行簡之子，所謂姪孫者，或龜郎之子歟。【阼】主人階也。【令原】（詩）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春令，卽鶉鶩。【苦土】謂居喪之禮，編篋爲席，以土塊爲枕也。【儀禮】寢苦枕塊。【覲縷】委曲也。【左思賦】吟難得而覲縷。

致教金甫書

李慈銘

湘鄉帥幕之辟，仰荷推轂，深愧過情。弟自幼讀書，本無大志，詞章以外，尠所留意。及世故紛紜，始稍究經濟之業，漸有論著，然獨不敢言兵。嘗謂書生知此事者，若唐之杜牧，宋之尹洙，所論或未盡可用。劉秩著作，一代通才，而青阪陳濤，房瑄以敗，況其他乎？入都以後，乖迕時好，益自沮喪，遂反而爲考訂章句之學。既苦

健忘，又累寒餓，病與懶臻，終無所得。當庚申、辛酉間，時事益棘，痛憤之深，往往酒後與一二知交者言，稍自流露，士友過聽，或以爲有用世之具，而弟實無所知也。新政以來，朝局一變，上書言事者，肩背相望。愛我者爭相慫音，患音謂可驟進，弟深恥之。竊以爲朱朴、陳亮輩能少出一人，亦國家之福也。

去歲之春，以窮無所得食，乃假館於商城相國家，東閣之窺，已非義山素志。今夏分曹戶部，稍仰印結例銀，可濟饘粥，秋間卽欲解館，而相國固留，三辭不聽。老母在越，日夜思念，南歸之計，準期來春，便謁湘鄉，豈非甚願。但弟素性蹇拙，不樂自見，近日曹長如倭公、羅公、寶公，或於弟微有淵源，或有交游爲之道地，羅公尤喜薦達，或諷弟以所業贄之，弟終不往。少司寇靈公，屢致殷勤，將欲往見，適靈公來攝少農，遂中止。同鄉如朱、太宰輩，五年未通一刺，此皆戚友所共知者。今旣未奉檄召之命，又素乏承籍之資，道里數千，貿然過發，稱媿音，刺待命載轅，身未分明，自媒求鬻，固弟之所甚羞，亦軍府之所輕笑也。

平生仰望湘鄉，斗極岱宗，常懸心目，深以不得見爲恨。又聞見其幕中人材，極一時之選，弟又喜爲文章，嘗欲撰軍興以來忠節小傳，而楚南產者居十之九，羅忠節、胡文忠、王壯武及江氏、李氏、蕭氏諸公，曾氏愍烈，靖毅兩公，尤奇節昭耀，意幕中必有遺聞佚事，可訪采者，庶幾輯集，以償夙志。至於橫戈躍馬，固非所能，卽磨盾草檄，亦恐不足當帳下兒耳。曹丘之辱，有累良友，如何如何？惟裁復焉！不宣。

朱朴句有激而然，要亦閱世有得之言。不見湘鄉，持理甚正，於此益見先生立品之高。

【註釋】【推轂】史記魏其武安俱好爲衛，推轂趙主爲御史大夫。【經濟】經世濟民也。宋史王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

世，而尤以道德經義爲己任。【杜牧】字牧之，唐淮南人，會昌中，遷中書舍人，敢論列大事，皆陳利病尤切，嘗作罪言，及澤潞平，略如

其意。【尹洙】字師魯，宋河南人，官至起居舍人，自元昊不庭，洙常在兵間，於西事尤熟習。【劉秩】字稚川，唐彭城人，知幾子，有

政典，正史記，至道嘗議指要等書。【青阪陳濤】並地名青阪，宋詳陳濤，在陝西咸陽縣東，地嶺出，故名。【房瑄】字次律，唐

河南人，至德中，請自將平賊，以劉秩爲參謀，十月辛丑，瑄以中軍北軍及安祿山之衆擊於陳濤，敗績，癸卯，瑄又以南軍戰，敗績，從

愚 本作縱與，勸也，誘導也。

【朱朴】唐襄陽人，乾寧初，為國子博士，為人木強，其他能，道士許謨士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濟，甚悅，即日拜謨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數月，謨士為韓建所殺，朴屢言，擢州司戶參軍卒。

【陳亮】字同甫，宋永康人，喜談兵，志存經濟，淳熙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帝將官之，亮即渡江而歸，光宗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光宗大悅，擢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未之官卒。

【商城相國】商城，縣名，今屬河南省周祖培，字叔慈，一字芝豪，商城人，嘉慶進士，累官體仁閣大學士，卒諡文純。

【東閣之窺】漢書：公孫宏思答魯，問東閣以延賢人，李商隱詩：東閣何因得再窺。【義山】李商隱，字義山，唐河內人，令狐綯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綯從天卒，宣武，皆天署巡官，茂其文，使與諸子游。

【倭公】舊唐書：李元昊，字元昊，官至戶部尚書，烏齊格里氏，蒙古正紅旗人，道光進士，累官文華殿大學士。

【羅公】羅遵衡，字星齋，號復生，官至戶部尚書，文格。【寶公】寶愨，字佩衡，姓索綽絡氏，滿洲鑲白旗人，道光進士，光緒間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致仕。

【靈公】滿人。【朱太宰】朱鳳標，字桐軒，號拜齋，蕭山人，道光進士，同治間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卒諡文端。

【稱屨】屨，音也。後漢書：官屬百人，稱屨而行。【斗極岱宗】猶言泰山北斗。

【羅忠節】羅澤南，字仲岳，湘鄉人，洪楊兵犯湖南，澤南以廣生軍募勇與戰，所向皆捷，官至布政使，後授武備，親出搏戰，中敵死，諡忠節。

【王壯武】王鑫，字璞山，湘鄉人，咸豐間，募鄉勇為一軍，轉戰湖南境內，功甚力戰，累官安徽巡撫，戰死廬州三河鎮，諡忠烈，忠源弟也，字汝舟，從忠源戰，屢有功，累官道員，調展通城，衆寡不敵，力戰死，諡壯武。

【江氏】忠源，忠濟也，忠源，字獻樵，新寧人，道光舉人，從忠源戰，屢有功，累官道員，調展通城，衆寡不敵，力戰死，諡壯武。

【李氏】李續賓，字克惠，湘鄉人，受學於羅澤南，從澤南轉戰湖南、江西、湖北，入安徽與陳玉成戰於廬州之三河鎮，以衆寡不敵，略死，官至浙江布政使，贈總督，諡忠武。

【蕭氏】蕭捷三，字敏甫，武陵人，道光武舉，以戰功累擢至都司，咸豐間，從曾國藩領水師，轉

湖北、江西、攻湖口，中飛礮卒，諡節愍。【曾愍烈靖毅】曾國章，字溫山，國藩三弟，國藩督師江西，江楚不通，國章乞師於胡林翼，轉

戰以抵福州，始得通問，以功擢同知，後卒於軍，諡愍烈。國葆字季洪，國藩季弟，從國藩征討有功，官至知府，後率師與國荃會圍安慶，薄

金陵，病卒，諡靖毅。【磨盾草檄】（通鑑）荀洛謂人口：「會於盾鼻上磨墨檄之。」【帳下兒】猶言兵也，劉表自作書與孫伯符，

以示繼衡，衡笑曰：「欲示孫郎帳下兒耶？」見（魏略）。【曹丘】曹丘生，楚之辯士，季布任俠，得曹丘生為之遊揚，而名益聞。見（史記）。

致潘伯寅副憲書

伯寅名祖蔭，吳縣人。咸豐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諡文勤。

李慈銘

伯寅仁兄中丞執事：獻歲錄錄，同錄未得晤言，維光寵便蕃，起居多福，弟自

去臘中旬，德夫奄化，精意衰隕，殆不如前，動靜旁皇，時若有失，平生朋友之痛，莫

過於斯。執事昔為平交，今為曹屬，雅懷軫悼，諒踰等情。德夫疾俗憤時，罵坐多忤，

祝詛鬱拂，竟至酷亡，然其至性沈潛，節概慷慨，求之同輩，實為寡儔。又志於用世，

遇事奮發，近會多故，益自濯磨，而生命塞屯，卒不得效，遂欲窮經讀史，反為樸學，

近已定計，投劾南歸，事親著書，泯泯以老，虛己服善，謬欲相師，盡出所藏，委以審

定。弟亦貧悴，穴或上聲

散坐廢明時，

方欲結伴青春，自淮旋越，與之買山築室，商榷

古今，作太平之逸民，奉膝下之愛日，不圖瘡

切慈我

札，暴集斯人，病榻纏綿，天涯訣

別，一斗散稍，遂畢君恩；三寸庠

音婢

棺，歸覲老父。孝標絕胤，并乏左芬；令嫺善文，空

誅徐悱

切敦尾

官不挂於朝籍，名不列於鄉書，青山白雲，未定埋骨之地；素書丹粉，

猶沾過手之痕。此則石闕之啼，過時不滅；黃檗之苦，入地愈深者也。

伏念執事，愛材噓植，微末不遺，況於德夫，素託投分，任昉龍門之游，曾預昔

坐；山公黃墟之飲，亦結曩懽。故略其生平，稍序哀誼，塵於左右，定爲泫然增欷耳。

所惜德夫近日，不甚作文，舊存詩篇，又尠足錄。今其弟邁夫，欲鈔其詩，并時藝雜

文，共爲數卷，屬弟甄次，將付棗梨。嗚呼！今天下士夫，皆不說同悅學，有志此者，又摧

折之惟恐不早，使其志業一無見於後世，此尤可痛者矣！弟南返，尙無定日，所處

一席，昨已致辭，因未覓棲止，暫停邸中，附白不宣。

情韻雙絕，讀之令人增友朋之重。

【註釋】【獻歲】歲始曰獻歲。楚辭：獻歲發春。【便蕃】（詩小雅）便蕃左右，亦是率從。【曹屬】部下屬官，如郎中、主事之類。【罵坐】漢灌夫使酒罵坐。【明時】謂治世也。（曹植文）志欲自效於明時。【結伴青春】（杜甫詩）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愛日】（論語集注）言人子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因稱子事父母之日曰愛日。【瘞札】瘞，小疫也，天死爲札。（左傳）札接天昏。【稍】廩食也。【庫】卑也。【孝標】劉峻，字孝標，梁平原人。好學安貧，耕讀不輟，著辨命論以寄懷。【左芬】晉人，思女弟，好學，工文詞，武帝納之，爲貴嬪。【令嫻】姓劉，梁人，孝綽妹，徐悱妻。悱爲晉安郡卒，張暹京師，令嫻爲文祭之，辭甚悽愴，爲世傳誦。【徐悱】字敬業，梁鄰人，勉子。善屬文，仕爲太子舍人，出爲晉安內史。【石闕】（子夜歌）玉林語石闕，悲思兩心同。【黃槩】本名味苦，子與皮並入藥。【任昉句】（梁書）任昉，字彥昇，博昌人。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昇擢，故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好，坐上賓客，恆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又）劉孝標著廣絕交論曰：「蹈其闕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隕隅，謂登龍門之坂。」【山公句】（世說新語）王戎過黃公酒壚，謂客曰：「吾與嵇叔夜同宗，酣飲此壚，自嵇阮亡後，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復某書

李慈銘

僕息交絕游，政畏見妄人，聞妄語。足下於僕，非總角之好，無平生之歡，乃以

絕不相涉之言，妄附於諍友之列，誠僕所不解。頃復以長牘見責，詆僕爲妄，且恐僕不能句讀而自句讀之，吾知妄人自有所歸也。足下少年得意，讀一二破碎書，自以爲見理已深，狂譎音音百出。僕誠未聞道，亦不足稱文人，然如足下者，恐須息心靜氣，從僕等游十餘年，方可啓齒牙也。僕老多病，無閒氣力，與後生較是非，原書附還，以後見絕可也。

寥寥數語，爲妄人下棒喝，警切異常。

【註釋】【息交絕游】（陶淵明歸去來辭）請息交以絕游。

【總角】（詩）總角，幼少。言童時束髮爲髻也。

【諍】止也，謂

以言止人之失也。【句讀】見老子注序。【譎】病中妄語也。

上吳子苾閣學論國朝古文書

音秘

陸心源

見論辨

前蒙賜書，獎飾逾涯，至以班、馬、韓、歐相期許，愧何可言！愧何可言！源少而不

學長喜爲詩古文辭然祇以自適其意而已不敢妄擬古人也閣下不以爲不肖又從而譽之過矣！至於國朝諸家文集之得失亦嘗博觀而涉其涯涘矣既辱下問請略爲左右陳之：

今衆所推古文作者前則勺庭、壯悔、堯峯，後則望溪、惜抱。求其可與八家抗衡者，勺庭氏而止爾，然猶不免於體下，其餘或失不勝得，或得失半，或得不勝失，綜而計之約有三等：崑繩之文厲，從老泉入，其失也肆；竹垞之文古，從曾王入，其失也局；望溪之文厚，從歐曾入，其失也鯀；惜抱之文潔，從歐柳入，其失也柔；子居之文堅，從秦漢入，其失也矜；茗柯之文醇，從曾王入，其失也薄；海峯之文峻，從韓蘇入，其失也貌。此皆失不勝得者也。南雷之文從荆安源入，其出也似廬陵，其失也率；湛園之文從潛溪入，其出也似歐曾，其失也支；堯峯之失，崑於 惜抱而加狹；雪苑之失，崑繩而加浮；穆堂之失，毗於 望溪而加冗；梅崖之失，毗於 海峯而加俗；亭林之朴勁，躬庵之雄壯，其美不同，而怒幾於罵則同也；異之學

賈，大紳之學苟，其美不同，而學而未至則同也；牧齋之俊逸，謝山之宏肆，其美不同，而時涉粗雜則同也；二林之明暢，臺山之古勁，其美不同，而好羈禪語則同也。此皆得失半者也。至若生甫、左海之於昌黎，愚山、青門之於柳州，少渠、軫石、石莊、邦士、午亭、椒園之於廬陵，鶴舫、潛庵、在陸、春融、貫一之於南豐，六雅、遜庵、三魚、改亭之於東坡，小峴、碩士、鱸江、淵甫之於震川，或不專力於文，或專力於文而力不逮，故所得不如所失也。隨園之文，最爲流俗所喜，其破律敗度，夫人而知之矣；然於南豐所謂知足以達難知之意，文足以通難顯之情，蓋無愧焉。蓋古文有理有法，理明而法不足以文之，則弇鄙而不辭，語錄之文是也。法立而不積理以出之，則放誕而無止，策士之文是也。是數十家者，於古文之理法，講之熟矣，特所造有至有不至耳。愚淺之見如此，閣下倘不鄙而教正之，幸甚！

論斷明確，非深於諸家文字者，不能道其隻字。

【註釋】

【班馬韓歐】

英班、班固、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也。

【涯淡】

謂水之邊際，形容其虛也。

【勺庭】

魏前字冰叔，其

勾庭寧都人，有叔子文漢。【壯悔】侯方域，字朝宗，商丘人，有壯悔堂文集。【堯峯】汪琬，字茗文，長洲人，有堯峯詩文集。【望溪】方苞，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寄籍上元，有望溪文集。【惜抱】姚鼐，字姬傳，桐城人，有惜抱軒全集。【八家】唐雱、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及子軾、轍也。【崑繩】王源，字昆繩，大興人，有或菴文集。【老泉】蘇洵家有老人泉，故自號曰老泉。【竹垞】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有曝書亭全集。【竄情】恽敬，字子居，陽湖人，有大雲山房文集。【茗柯】張惠言，字皋文，武進人，有茗柯詩文集。【海峯】劉大猷，字才甫，號海峯，桐城人，有海峯詩文集。【南雷】黃宗憲，字大沖，號梨洲，餘姚人，有南雷文定。【剡原】元戴表元，字帥初，奉化人，有剡原集。【廬陵】歐陽修，廬陵人。【淇園】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有淇園文稿。【潛溪】宋濂，字景明，其先金華之潛溪人，至濂乃遷浦江。仕明，累官至翰林學士，文章富贍，爲世所宗，有宋學士全集。【雪苑】侯方域，號雪苑。【穆堂】李紱，字直來，號穆堂，臨川人，有穆堂類稿、續稿、別稿。【梅崖】宋仕琇，字斐瞻，號梅崖，建甯人，有梅崖文集。【亭林】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居亭林鎮，號亭林，有亭林詩文集。【躬庵】彭士望，字躬庵，南昌人，有恥躬堂詩文集。【異之】管同，字異之，上元人，有四奇軒文集。【賈】賈誼，漢洛陽人，著新書。【大紳】汪縉，字大紳，吳縣人，有汪子文錄。【荀】荀況，戰國遺人，著荀子。【牧齋】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有初學集、有學集。【謝山】全祖望，字紹衣，一字謝山，鄞縣人，有鱗琦亭集。【二林】彭紹升，字允初，號尺木，長洲人，有二林居集。【臺山】羅有高，字臺山，瑞金人，有寧居居士集。【生甫】毛嶽生，字生甫，寶山人，有休復居文集。【左海】陳壽祺，字恭甫，號左海，閩縣人，有左海全集。【愚山】施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宣城人，有學餘堂詩文集。【青門】邵長蘅，字子湘，別號青門山人，武進人，有青門集。【少渠】馮景，字山公，號少渠，錢塘人，有解春集。【軫石】王獻定，字子一，號軫石，南昌人，有四照堂文集。【石莊】陳弘緒，字士業，號石莊，新建人，有石莊

【渠】邦士邱維屏，字邦士，寧都人，有文集。【午亭】陳廷敬，字子端，澤州人，有午亭文編。【椒園】沈廷芳，字椒園，仁和人，有

隱拙齋詩文集。【鶴舫】毛際可，字會侯，號鶴舫，遂安人，有松皋全集。【潛庵】湯斌，字孔伯，號潛庵，睢州人，有湯子遺書。【在

陸】儲欣，字同人，宜興人，選唐宋十家文，風行海內，有在陸草堂集。【春融】王昶，字德甫，號述庵，乾隆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有春

蠲堂詩文集，明詞綜，清上綜等書。【貫一】雷銑，字貫一，寧化人，有經筵堂集。【南豐】曾鞏，南豐人。【六雅】儲大文，字六雅，

宜興人，有存視樓集。【遜庵】儲方慶，字廣期，號遜庵，宜興人，有遜庵文集。【三魚】陸隴其，字稼書，平湖人，有三魚堂文集。

【改亭】計東，字甫章，號改亭，吳江人，有改亭集。【東坡】蘇軾，自號東坡居士。【小峴】秦瀛，字小峴，無錫人，有小峴山房文集。

【碩士】陳用光，字碩士，新城人，有太乙舟文集。【鱸江】張士元，字翰宣，號鱸江，震澤人，有嘉樹山房集。【淵甫】張履，字淵

甫，震澤人。【震川】歸有光，字熙甫，明昆山人，學者稱震川先生，有震川集。【隨園】見前。【語錄】釋家有虛蘊語錄，宋儒講

學，門弟子記其言論，亦襲是稱，大抵以白話敘述，別爲一格。【策士】如戰國策士之文。

復陳子餘論韓文書

施補華 見序跋

惠書十誦，具悉一一。就中述曾文正語，謂善學退之者，莫如王介甫。名論不磨，十分佩服。退之自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故其於古人之文，無所不學，而

融洽變化自成一家書之詰誓詩之雅頌周官之考工爾雅之訓詁春秋三傳之屬詞比事孟軻荀卿氏之議論屈原氏之哀憤莊周之荒唐司馬遷班固之史才董仲舒氏劉向氏之學術揚雄之文章讀退之諸文往往遇之而要非古人之文退之之文也所謂攬羣言之綜起八代之衰此歟？

退之傳李習之張文昌皇甫持正持正傳來無擇無擇傳孫可之習之無退之之奇傑而蒼渾類之如梁父之於岱也持正專學奇傑巉削而無厚氣可之專學巉削狹小而無高識其在退之二家不爲適子家孫宋初學退之者爲穆伯長而歐陽永叔書舊本韓文後自謂得退之真傳然觀參軍文集無五代習氣已耳豈能高步退之？永叔俯仰揖讓有李習之之態蘇明允常稱之以視退之筆有剛柔氣有陰陽詞有繁簡神與貌均不能合介甫健勁故於退之獨近退之學古人盡得古人筆法介甫學退之半得退之筆法退之健勁而骨肉適鈞介甫則骨多而肉少其轉折頓挫雖似退之往往筋橫氣促無舒卷自然之樂然其造詣所至

已足以敵習之，可謂韓門兩大宗矣。明人羅圭峯，今人張皋文，皆力學退之者，其病在痕跡未化。桐城自方靈皋以下，皆知推重退之，然桐城一派，實導源於歐曾，託之退之以取重耳，其筆其氣其詞，固不類也。魏冰叔有言：『韓公是山分文字，峯巒峻峭；歐公是水分文字，波瀾動宕。』爲持論最平。附去別弟文一篇，近時所作，亦學退之者也，乞爲審定！

介甫學韓，能分析其差異處，恰是無人道過。

【註釋】【李習之】名閱，唐趙郡人，有李文公集。【張文昌】名勳，唐烏江人，有張司業集。【皇甫持正】名況，唐新安

人，有皇甫持正集。【來無擇】未詳。【孫可之】名樵，唐關東人，有孫可之集。【梁父】山名，泰山之支阜也，在山東新泰縣

西。【穆伯長】名修，宋鄆州人，累官穎州文學參軍，有文集。【蘇明允】名洵，宋眉山人，官祕書省校書郎，有嘉祐集。【羅圭

峯】名玘，明南城人，有圭峯文集。

與黎蕤齋書 純齋名庶昌，見前。

張裕釗 見序跋

前在金陵相從譚藝譏評古今人私心甚快別後倏忽月餘日矣寒窗短檠時時隱几思足下不可弭忘。裕釗自惟生平於人世都無所嗜好，獨自幼酷喜文事。顧嘗竊怪學問之道，若義理考據詞章之屬，其塗徑至博，其號稱爲專家，亦往往而有，獨至於古文，而能者蓋寡。自曾文正公沒，足下及至甫，又不得常聚晤，魂坐獨處，四顧熒然，無可與語。近者李佛笙，乃頗有意於此，時相從問爲文法，所入雖未深，然佛笙故天亮出於人人，乃時有解悟處，此差足語耳。

夫文章之事，非資才夔絕，而程功致力之深且久者，則必不能以至。才優而力深矣，其能至以幾於成與不能成，則亦有天焉。既至而幾於成矣，其傳不傳，與傳之顯若晦若近與遠，則又有天焉。且誠令其至而幾於成，成焉而傳，傳焉而顯且遠，而吾文信不敵於百世，吾身則既泯然死矣，其取吾文而嘆慕賞惜之者，吾皆不得而見之矣。捐棄一世華靡榮樂之娛，窮畢生之力，苦形瘁神以徼幸於或成，或不成，或傳，或不傳之數，而慕想乎千百歲後冥漠杳渺邈不及見之虛譽而

不以自止，豈非所謂至迂而大惑者哉？宜彼世之所謂賢僞，能一切以取富貴顯榮者，訕笑而背馳之也。雖然，莊周有言：『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鷓鴣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生人之嗜好，各賦受於其生初，其不齊至不可以巧歷算，則夫孳孳焉勤一世於文字之業者，無亦所嗜出於其性而不能自解者歟？

且吾觀古之能文者，若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之徒，其始設心措意，亦無過存乎以文自見，卒其所至，世不得徒以文人目之。是故深於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娛，怡及其所詣，益遂以博，乃與知乎聖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原，獨居謳吟一室之中，而傲然睥睨乎塵瑩齟齬之外，雖天下又孰有能易之者哉？又遑暇校量於我生以前與身後之贏失，而爲之進退哉？思足下不得見，索居無聊，輒一吐其胸臆之所積，自怡取快意而已。非足下，僕亦不發此也。天氣驟寒，惟萬萬保練自愛！不宣。

一開一合，大氣盤旋，是廉卿集中有數文字。

【註釋】【隱几】隱倚也。《孟子公孫丑》：「隱几而臥。」【引】止也，息也。【至市】吳汝綸，字至市。【民食五句】見《莊

子齊物論》：「牛羊日芻，犬豕日豢，燕、美、草也。蠅蛆，蜈蚣也。帶小蛇，蟬蛆好食其眼。」【喫】悅樂也。【睥睨】邪視貌。【撻】摩合

也。【案居】散居也。《禮記檀弓》：「吾離羣而索居。」

答黎純齋書

張裕釗

承兩惠手書，並賜寄拙稿，均奉到。裕釗此文，頗規模司馬氏，而跡未能忘，足下遽謂能突過姚梅二家，私心固未敢以自信耳。梅氏文已遵來示，簡得二十餘首，另紙寫日並塵上。人各有所嗜好，必不可強同。且卽一人之身，而先若後所厭喜，固往往異矣，此固不可以爲定也。柏棧見晉山房集，其得失頗如尊論。然梅氏勝處，最在能窮盡筆勢之妙，其修辭誠愈於方姚諸公。然一意專精於是，而氣體理實，遂不能窮極廣大精微之致，此其所以病也。自唐以來稱文者，惟韓退之於本

末，精粗表裏之數，無所不盡，故卓爲百代之宗。其他或注意於此，而時不能無脫漏於彼，固賦於天，有以限之，抑其人之致力，各有所偏至也！文之難爲工，固若是哉！

曹子桓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裕釗從事於此，三十有餘年矣。曩旣苦才薄，又自少至老，憂患寒飢之擾其慮，奪其目力，進尺寸如走千里。今雖欲追古人最上之境而從之，而齒髮日衰，精力益減於前時，顧視前後，中心恟恟，恟恟音慄慄之端懼灑焉若新寒之栗體。嘗以謂千百世之中，四海之內，有志奮厲爲文辭者不少，下者才力之不逮，其稍進者，或學不得其術，或所遇足以苦之，羸詘於人者，居其半焉；羸詘於天者，居其半焉。學焉而不能成，成矣而不能極，其至，振古以至於今，英才志士，同聲而悲咤悲咤音咤者，無慮皆以此也。因論梅氏文，意有所觸，不覺覩縷至此。唯亮察不宣！

論梅氏意，不失其平，天人居半，論亦甚是。

【註釋】
【姚梅二家】桐城姚鼐，上元梅曾亮也。
【曹子桓】名丕，即魏文帝。
【恂慄】恐也。
【灑焉句】言寒之能體震動也。
【咤】悲也。

與姚仲實書

仲實名永樸，安徽桐城人。

吳汝綸

見序跋

在津盤桓數日，深敬深敬！大箸憇憇讀竟，所附記者，大抵得於所聞，非有心得相益。文事利病，亦有不必人言，徐乃自知者，從此不懈，所詣必日晉。

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尙少。蓋韓公得揚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歐陽公變爲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後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不能復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爲一代大家。近時張廉卿，又獨得於史記之譎怪，蓋文氣之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詭，詞句之廉勁，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廣，以自爲

開宗之一祖，所謂有所變而後大者也。說道說經，不易成佳文。道貴正而文者必以奇勝，經則以義疏之流暢，訓詁之繁瑣，考證之該博，皆於文體有妨。故善爲文者，尤慎於此。退之自言執聖之權，其言道止原性原道等三篇而已。歐陽辨易論詩諸篇，不爲絕盛之作，其他可知。至於常理凡語，涉筆卽至者，用功深則不距自遠，無足議也。

奇崛在平易之中，得之爲難，自是卓論。說經說道，文不易佳，韓歐如此，何論其餘。

【註釋】【桐城諸老】指方、劉、姚、梅而言。【揚馬】漢揚雄、司馬相如也。【以漢賦之氣運之】漢賦指揚、馬、班固等。

賦。曾文能於散中用偶，是得力於漢賦者。【有所變而後大】乃曾文正語。

答章觀瀛書

觀瀛，長沙人，壽麟子。

前接惠書，獎飾過當，而意思肫懇，使讀者不知所以爲報。某老荒寡學，辱命以文事見推，非所敢任也。至述及賢尊靖港之役，又有不可以不文辭謝者。承示左文襄公、李方伯元度二文，以二公皆親見其事，所言必翔實。某讀之，亦尙有未盡當者。

文襄時時欲與文正爭名，李方伯之於文正，蓋不能無稍宿憾。文襄之言曰：「靖港守虛寨之賊非多。」此妄也，意殆謂文正短於將兵耳。當是時，賊大舉犯湖南，以靖港爲巢穴，支黨分竄湘鄉、湘潭，謀夾攻長沙。使靖港爲虛寨，無多人，則賊爲無謀；主帥親帥師出全力以爭賊虛寨，則文正爲無謀，此皆必不然之事也。且是役也，水軍敗於風，固不論賊衆寡也。文襄又曰：「公卽死，謂蕩平東南，無望於繼起乎？」是則然矣。凡功名之成否，存乎時；規模之廣狹，存乎量；流風漸被之遠近，則存乎學。天祚盛清，賊雖劇必滅，遇當其會，功固必成。乃若兼包羣才，遐邇慕賴，簡拔貽餉，逮及後世，量足容之，學足師之，寥乎邈乎！微文正吾誰適歸乎！此

殆難概望之繼起矣。凡此皆文襄之言之未當者也。

李方伯之言曰：「文正既免，猶不食，移居妙高峯，再草遺令，將自裁。會湘潭告捷，乃笑曰：「死生蓋有命哉！」此決非事實，文正公生平趣舍，一不以利鈍順逆撓心；其治軍，一不以勝負爲憂喜。靖港之役，至忿焉取決於一瞬，固烈丈夫所爲不欺其意者，業以遇救不死，又聞湘潭捷書，則固將審己度世，不欲爲匹夫之小諒矣。然亦安有方決志自裁，驟聞一捷，遽粲然發笑，自慶更生者哉？吾決知是言妄也！文正草遺疏遺令，文襄謂是既敗後在舟時事；李方伯則謂出師瀕行，以遺疏遺令相授，是未敗時作。二公皆言一事，而杓音牙不合如此。以理測之，似文襄是而方伯小失也。此皆於文正事未合者。其於尊公，則李方伯似爲之發憤，亦傳所謂淺之乎爲丈夫矣。某之事文正也後，不及親見靖港之戰，不能深知當時軍中曲折。承命撰一文，題跋是圖，且告之以不能久待，謹依尊旨草報命，未識有當萬一否？伏望財幸！

靖港之役，曾入水以殉，章救之起，終於縣令，其子不平，而有是圖。書中所語，似祖文正，而所議不爲不當。

【註釋】

【靖港】在湖南長沙縣西北，古名洞官裏，參閱洞官感舊圖記。

【左文襄】名宗棠，字季高，湘陰人。道光舉人，累官

總督，拜東閣大學士，封恪靖侯，卒諡文襄。左與曾嘗因事相齟齬。

【李方伯元度】元度，字次青，平江人。道光舉人，官終貴州布政

司，有天岳山館文鈔，曾劾之罷官，旋奏之復起。

【翔實】猶言詳核。

【妙高峯】在長沙。黎庶昌曾太傅毅勇侯別傳。後數

日塔齊布大破賊湘潭，軍心始定，公營長沙高峯寺，重整軍實。

【小諒】小信也。論語：豈若西夫西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

之知也。【粲然】笑貌。【杈枒】謂如樹枝之縱橫錯出也。

復閣季蓉書

王先謙

見序跋

奉二月朔手教，知前函已達左右。足下恕其愚直，而復有以誘進之，盛心勤勤，佩仰無量！

足下謂明代士習之壞，始自中葉，其論允矣。至謂國朝康雍以前，士習端謹，

至今徧天下皆游手浮宕之民，由於漢學之以名相高，以利相誘，士始奔走於津要，而蕩言無復廉恥，則僕不敢附和。

國初承宋明講學之餘，風氣窮則思變，天下稍稍惡虛趨實，抑陸王而尊程朱，此已爲理學之善機。乾隆以後，學者務於經籍傳注，考訂發揮，卽有宋諸君子之書，亦復多所辨正，其實事求是，使古籍暗而復明，微言絕而復續，有裨學術甚巨，如江河之不廢也。聖賢之書，義蘊弘深，雖經宋儒闡明，容有疏漏，亦非必一無舛誤，此固待後人補正。而爲其學者，高談義理，以實事求是爲不足爲，於是各尊師說，互相詆譏，其音窾啓寡聞之徒，沿波逐流，遂有漢宋家學之目矣。所謂漢學者，考據是也；所謂宋學者，義理是也。今足下之惡漢學者，惡其名也；若謂讀書不當從事考據，知非足下所肯出也。去漢學之名而實之曰考據之學，則足下無所容其惡矣；去宋學之名而實之曰義理之學，則訾詆理學者無所容其毀矣。此名之爲學術累也。然謂二家之學無流弊，則非也。理學之弊，宋明末流，著於載記者，大

略可睹；考據之弊，小生曲儒，失之穿鑿破碎者有之，至謂其爲世道人心之憂，以理推之，決無是事。今之士習日非矣，然所謂奔走津要，蕩無廉恥者，豈考據之學導之耶？彼身居津要，能通考據之學者，誰耶？有孰肯持一卷漢學書，以奔走達官貴人之門也？果有之，僕與足下當心識其人，今茫乎未有聞也。謂考據家以名相高，似矣。謂其以利相誘，則何利之有？謂今天下皆游手浮宕之民，彼爲考據學者，終日鑽研，日眇眇音髮禿，以求沒世可稱之名，豈游手浮宕所能爲功？此不待辨也。

僕在江南續刊經解，有謂不當如阮文達不收李文貞、方望溪輩著述，以爲排斥宋學者，僕曉之曰：『子誤矣！經學之分義理、考據，猶文之有駢、散體也。文以明道，何異乎駢、散？然自兩體旣分，各有其獨勝之處，若選文而必合爲一，未可謂知文派也。爲義理考據學者，亦各有其獨至之處，若刊經學書而必合爲一，未可謂知學派也。僕續通志堂經苑二書，則必取言義理諸書，而考據家皆在所弗錄矣。』其人大悟。此可見彼之爲說者，於學術之深，未嘗兼通而博究也。本朝糾

正漢學者，姚姬傳氏最爲平允。其時掊擊宋儒之風過盛，故姚氏非之，以救時也。非爲名也。至其論學，以義理考據並重，無偏而不舉之病。道咸以降，兩家議論漸平，界域漸泯，爲學者各隨其才質好尚，定趨向以漸於成而已。本無所用其辨爭。孫芝房先生以粵寇之亂，歸獄漢學，大爲士林嘲笑。良由於考據一道，未加講求，致茲鉅失。故曾文正起而亟正之。今足下痛士習之頹靡，發憤著書，思拯其敝，深心大力，敬佩何已！惟言漢學，似不若姚、曾兩君子之持平，謹貢其愚，唯亮答焉！

僕於學間，惟務躬行，不欲以口舌相爭，私念忝附心知，義無緘默。足下方以其道倡於沉元音澧禮音之間，一言之出，承學者奉爲依歸，關係至重。倘不棄芻蕘而俯納之，學術之幸也。敬請道安！

莊語諧辭，曉諭甚當，掊擊漢學者可以悟矣。

【註釋】

【陸王】宋陸九淵，明王守仁。

【程朱】宋程灝、程頤及朱熹。

【歎啓】中無所有也。

【眇】目汁凝也，俗言眼眇。

【阮文達】

見二十四史表助記序。

【李文貞】

名光地，字晉卿，號厚庵，安溪人。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卒諡文貞。有易通論、

書解義、孝經全註等書。【方望溪】名苞，桐城人，康熙進士，累官禮部侍郎，有周官遊、周官集注、春秋通論、禮記折衷等書。【孫芝

房】名鼎臣，湖南善化人，官侍講，有詩文集、蜀論、河防紀略等。【獄】罪也。【姍笑】非笑也。《漢書》姍笑三代，盡滅古法。【沉

澧】湖南省二水名，下流並入洞庭。【芻蕘】《詩》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復吳辟彗書

辟彗，名闔，生汝綸子。

賀

濤

字松坡，直隸武強人。光緒進士，官刑部主事，有賀先生文集。

去秋讀惠書，承知遊覽東國，欲徧交其賢士公卿，而周知其政俗術業，以廣吾學，甚盛甚盛！後又得所爲論說數首，文辭益高，人咸謂遠游之效，濤則以爲得力於古者愈深。新學方興，而吾道有賴，至爲慶幸！

往者時會未至，有言新學者，輒爲世所詬病。今朝廷欲以外國學制育才，而取其政藝之說試士，學猶未立，而趨時之士，或走四方以求師，爭購西書，惟恐不及，民知漸開，世運可轉，此固憂時者所深喜，其憂之尤深者，乃又喜而繼之以悲，

何也？朝廷既倡導天下以新學矣，中國之書，雖未遽廢，勢必有所偏重，其修舊業者，不過如胥吏之考故事，幕賓之讀律法，俗儒采集性理之說耳。先聖昔賢之所撰著，通人志士之所編摩，其精神意趣，多寓於文字之間，文字至深難知，以世知重之而好者之多也，而能之者乃僅間世而一遇，今乃以胥吏之故事，幕賓之律法，俗儒之性理當之，吾恐秦漢以來，知文之士，遙承迭嬗，流衍於數千年之間，幾絕而復續者，將遂掃地以盡。夫西國之學，今勝於古，學者皆用現行文字，數十年前，好古之士，乃兼習臘丁，今則學者皆習臘丁，其好古者，乃遞上而習埃及，而於古希臘及羅馬人所著書，尤加愛重。新學日益興，好古日益甚，彼豈侈爲淹博，視同玩好，以供耳目之娛哉？亦以今日所創獲之理，或由往籍所論載，遞推旁觸而得之，故紬繹之而不能窮其韞也。今中國之學，百不逮古，而於古人之書，反淡漠遇之，聽其廢墜而不爲之所，豈不大可悲乎！

吾師逆知其將然也，故於士狃舊習時，輒以新學啓迪後進，既知變矣，則又

急起而持之以防中學之廢。大賢閱世之苦衷，固學者所宜深體而亟圖者也。雖然，人之才知，至不齊也。鄉無他說之奪所守，而能與於斯事者，曾無幾人。今方汲汲焉，惟新是謀，其於舊業，雖欲不爲胥吏幕賓俗儒所爲，不可得也。閱博通敏之才，力能兼顧，得不以文之在茲，而引爲己任乎？且道無古今也，無中外也，學焉已矣。吾學已精，而彼學之奧窔，乃得而窺尋。既藉彼以擴充吾學，而竟乎其量，彼學且因以愈顯。不能者並營而兩失，能者相得而益彰。此吾學有功新學之尤宜特重，而非狃於故習者比也。

足下識高而才鉅，力果而志堅，尙友百世，采風異域，兼收博儲，使出一冶，固無古今中外之可言矣。文章天下公器，自今日觀之，已爲吾師家事，傳襲授受，外人不得與聞，而猶以區區之說進者，屢蒙師訓，輒以存中學爲言，自顧衰廢，難與有爲，然猶不敢自外，故私撰其說以晉質爾。非謂足下之事業，尙待他人之敦勉也。萬里之外，以身爲本，宿病良已，亦宜加慎！

不能者並營而兩失，能者相得而益彰。此爲狃於新者，痛下針砭。

【註釋】【臘丁】Latin種族名，古代意大利羅馬附近之民族，其言語曰臘丁語。【埃及】Egypt國名，在非洲東北部，開

化甚早，用象形文紀事，彫刻之精，爲後人所稱道。【希臘】Greece國名，在歐洲南部，前五世紀，國運昌隆，文藝大盛，與羅馬同

爲歐洲學術之中心。【羅馬】Rome國名，即今之意大利，初爲王國，後又改爲共和國及帝國，劉宋時曾爲哥德族人所滅，現爲君

主立憲國。【文之在茲】（論語子罕）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與沈小沂書

沈名兆，南昌人。

譚嗣同

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官江蘇知府，以徐致靖薦，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孝欽后再聽政，被

誅。有瀏瀏陽全集。

小沂仁兄同門足下：東都祭軌，范音殷勤須臾，口血未乾，陵躒歷音以去。夫以道

路常常之人，牽裾道款曲，猶尙睠同音焉不息，況我惠子，曷止悵悵！亮音執雉始見，志

同道合，識孟嘉於廣坐，標劉尹之雲柯，千頃汪洋，已可涯涘。雖以嗣同之質朽形

穢，百靡一當，猶樂與從容文酒，臧否人倫，雕龍白馬，互逞其詞，夕秀朝華，苛持其

辨意有所得，狂呼野走。於是盤桓乎夕照之寺，弭節乎員松之邱，決皆鳥飛，天窮於遠莽，索羣獸走，物感乎暮氣，相謂此亦尋常，行復見思，不日不月，斯會邈然，遂已陳跡，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道出天津，地形平衍，空明四鑒，託體若虛。車中倦臥，仰見遊絲百尺，亭亭茗茗，蟬蛩始通裔漾於九天之上。謂是偶爾，諦帝晉視則處處有之，惟背日乃得見。今年春暮，江南看楊花，風日俱素，正復類之。日力故勝，靜且加明，初可十許丈，久之辨及百丈內外，平視亦二三十丈。何時不有遊絲，靜便了了爾許。曩及足下討論，苦乏精采，政坐不靜耳。夫侃侃之餘，曷嘗不遺物外己，攝心一粟？然遇於所觸，歌哭縱橫，獨抽之繭，那復成緒？當此之時，自覺鞭之不痛，殺之無血，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既爲哀感中傷，心不若人矣。

又嗣同弱嫻技擊，身手尙便，長弄弧矢，尤樂馳騁。往客河西，嘗於隆冬朔雪，挾一騎兵，間道疾馳，凡七晝夜，行千六百里，巖谷阻深，都無人迹，載飢載渴，斧冰

作糜。比達，髀音肉狼籍，濡染禪音襠，此同輩所自駭神戰，而嗣同殊不覺。今車行未二日，計程纔百里，筋骸音攸音，若不勝，年未三十，頹弛若此，異時倘遂有濟耶？

足下英年績學，獨秀無雙。時時自省，神非完固，靈府噎不得開。願持之以緩，勝之以不戰，徐出而求友以自輔。同縣有貝元徵者，足下見後，必常有異。此又目不見睫而侈論泰山，臣死藥亦不靈者也。日來離憂結轡音，魂依左右，口占此書，用致綢繆，宜發爲談，未止此耳。嗟嗟！懷哉于役，天風海濤之歌；去矣皇都，銅輦秋衾之夢。務崇明德，請自此辭。譚嗣同謹上。

天風海濤之歌，銅輦秋衾之夢，忽而幽渺，忽而豪宕，鬱勃之氣，縱橫之才，使其永年，吾不知其所至。

【註釋】

【祭輓】輓，與前橫木，與軫相對者。《周禮大駟》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軾，祭輓，乃飲。

【口血未乾】古者盟誓

以牲血塗口。《左傳》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

【陵轢】言車之踐踏也。

【惠子】名施，戰國時人，莊周之友。

【悵悵】

猶脊脊也。(後漢書)天之於漢，恨恨不已。【執雉】古者相見必以贄。(禮記)凡擊，卿羔，大夫雁，士雉。【孟嘉】字萬年，晉江夏人。

(世說新語)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否？」庾云：「躬自求之。」褚眄陳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無乃是乎？」庾大笑曰：「然。」【劉尹】劉惔，字真長，晉相人。少清遠，有標格，累遷丹陽尹。(世說新語)王右軍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

【千頃汪洋】(後漢書)叔度汪洋，若千頃之陂。案叔度，黃憲字。【臧否】猶言可

否也。【雕龍白馬】喻善辯也。(史記孟荀列傳)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案謂鄒衍鄒奭也。(又)趙又有公孫龍者，爲堅

白異同之辯。案公孫龍子有白馬論。【夕秀朝華】(陸機文賦)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盤桓】不進貌。(班固賦)於

盤桓而且俟。【弭節】猶言駐節。楚辭：吾令羲和弭節兮。【夕照寺員松邱】當在京師。【背】日厓也。【天津】縣名，

今屬河北省。【遊絲】昆蟲所吐之絲，飛揚於空中者。【亭亭苕苕】高貌。(張衡賦)狀亭亭以苕苕。【蟬蛩】連屬也。【九

天】(淮南子)天有九野，中央及四正四隅，故曰九天。【諦】審也。【侃侃】和樂之貌。【一粟】(蘇軾賦)寄蜉蝣於天地，

渺滄海之一粟。【斧冰句】見魏武帝苦寒行，糜粥也。【髀】股也。【狼籍】雜亂貌。【禪】禱也。【飢餓】猶委靡也。

【靈府】猶言心也。(莊子)不可入於靈府。【臣死藥亦不靈】(戰國策)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謂者操以入，中射之士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謂者，謂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

謂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結轡】謂氣結也。(枚乘七發)

中若結轡。【綳繆】猶纏綿也。【天風海濤】見詩品，句言其豪放。【銅輦秋衾】(李賀詩)臺城應數人，秋衾夢銅輦。

致樊樊山書

樊樊山名增祥，字雲門，恩施人。光緒丁丑進士，官至江寧布政使。民國四年，就參政院參政。有樊山全集。

王闓運

見序跋

冊辟心入年傾仰，一日披襟，各放光明，互相標榜，人生此樂，天下無雙。七日九

面，已妨人妒，翩然引去，固其宜矣。及至仙宮飛蓋，灞上停驂，黯然而離別之思，忽爾生貪癡之戀。金仙著於細軟，泥絮逐夫春風，誰之咎哉？公所致也。晚浴溫泉，固嫌粉汗；明馳渭驛，似聽歌聲。九日兼程，遂投華屋；入山三日，徧歷五峯。西岳之奇，異於恆岱，擬難巧似，意不能賅，古無名篇，今何敢作？然韓畢告哀之處，酈音杜狀險之詞，及出身經，乃知過實。此行上下，絕不艱危，午詒同行，可以面問。天移節候，地主之施，玉盆未冰，蓮花餘雪，貂狐不御，松檜猶春，夜夜月明，峯峯霧散，恐大雪氣應，陽和變寒，日行五十，還於客館。

燃燈始照，遞簡已來，發函循誦，嘉詞絡繹，他所未論，詩則無焉。假以時日，恐

猶難副，何則？昔遊祝融，屈於鄧彌之，曩論華詩，唯推魏承貫。廿音年攻苦，祇成登岱一篇，今日驚人，欲出謝朓之上，既難急就，又恐過時，加以大敵在前，衆人拭目，誠非薄拙，所可自期。惟以郡縣迫促，官差倚馬，輒寫和一詞，並嶽詞一首，聊以報命。明日瞻望茫然，午詒亦即遞還，面申鄙款。相見甚易，彌祝珍頤！行筐紙窮，不盡覲縷。

此爲先生不經意之作，而一氣舒卷，不脫齊梁風韻，抒寫景色，華山如在吾前。

【註釋】

【標榜】互相稱譽也。

【仙宮】未詳，似在陝西。

【灞上】地名，即白鹿原，在陝西長安縣，接藍田縣界，亦作灞上。

【黯然】傷別貌。江淹恨賦：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

【金仙】宋史：宣和元年，詔佛改號大覺金仙。按此金仙，疑指搆仗而言。

【泥絮】參寥詩：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溫泉】唐書：驪山有溫泉宮，天寶六載，更溫泉曰華清宮，治湯井

爲池，唐貴妃楊玉環賜浴於此。

【渭驛】渭城故城，在陝西長安縣東，秦孝公所居，即咸陽也。劉禹錫詩：更與慇懃唱渭城。

【疑三峯之誤】方輿勝覽：華嶽三峯，芙蓉明星玉女。

【恆岱】恆謂北嶽恆山，在河北曲陽縣西北。岱謂東岳泰山，在山東泰安

縣北。

【韓畢告哀】高麗書：登華山，怯不敢下，至作遺書而告哀，後以繩縋下。畢未詳何人，或謂清畢秋帆，亦有似此事，畢曾爲陝

督。【鄜杜】灑道元水經注：杜市望岳詩，有車箱入谷無歸路等句。

【午詒】夏壽山，字午詒，湖南桂陽人。戊戌榜眼，民國入公府

爲祕書，帝制事敗，列八大罪魁。【玉盆】峯之最高處曰玉女峯。（杜甫詩）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蓮花】獄頂中

峯曰蓮花峯。

【祝融】峯名，在湖南衡山縣西北三十里，上有祝融墓。

【鄧爌之】名輔綸，新化人，道光己酉拔貢。

【魏承

貫】魏源，字默深，邵陽人，改名承貫。道光進士，官至高郵州知州。

【謝朓】字玄暉，南齊寧夏人。長於五言詩，曾爲宣城太守。按某詩

有攜來謝挑驚人句之句。

答周生書

林

紆

見論辨

惠書獎借過力，至引王君薇庵、林君述庵事，推僕爲古之義士。傳聞失實，此則僕所慚悚不敢遽受，必宜辨白者也。竊謂五倫中忽有朋友之一倫，戚非兄弟，分則路人，而古人於憂危喪亡之交，冒死扞衛，頗以爲過。及僕身被家難，學業不立，朝夜震局，莫省爲計，則存問誘掖，摩勵磋切，均吾友之力，方悟古人置朋友於五倫中，今果大享其利也。

薇庵王先生，天性孝友，僕與遊處二十餘年。其夫人躬被兄嫂摧殘，先生處

之夷然，視兄嫂加篤。僕窺察其意，咸出至誠，因愈加推重。先生亦喜我如季弟，學問一事，匡獎尤力。先生既死，遺其子女二人，僕私誓將獨任其婚嫁，僥倖不負死友之諾。其子元龍，依僕十年，已入邑庠，頗以詩筆驚其長老。

距薇庵死之數歲，林述庵亦被疫死於烏麓道院，僕奔哭弔之，舉族咸以幼子阿狀爲託。僕亦如昔之所以處元龍者處之，亦將十年，阿狀入庠，與元龍同。其詩筆雄警，不如元龍之逋峭。僕時時告以詩不足爲，當求有用之學，造儒者之道。僕之所以爲此者，爾時實未計其力之能至與否，卽彼二君，審僕貧薄，亦未料僕之爲能教養其子也。僕之爲教爲養，並爲元龍娶婦，殆天幸使然，亦二子志趣不忍忘其死父，始至於此，究皆五倫中之常事。僕習知其故，不敢自奇，而足下爲僕奇之，何也？且僕尤有懼者，設彼二子驕荒敗德，與僕爲難，則僕亦不過太息流涕，委諸氣數而已，此外尙有何術？推之中興勳臣，力造區夏，苟無天人合德，亦未必遽成絕大勳業。故君子任事，能歸功於天，不唯無禍，亦以養德。矧僕纖介之

善，尤何足云！足下重我愛我，遂有踰量之譽，故不敢不辨。暑盛，伏唯珍衛！不備。
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任爲友道之常。此敍二子之教養，不過盡其分內之事，以爲義則有爲而爲，在己爲殉名，以爲奇，則少見多怪，在人爲失辭，故不得不辨。

【註釋】【獎借】盛爲推許，如有所假借也。（元史）在中臺所獎借名士尤多。

【震局】戒謹恐懼貌。

【存問】遣使往候曰

存問。（史記）客去，孟嘗君已遣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

【磋切】（詩）如切如磋，切以刀鋸，磋以鱗錫。此以治物喻治人。

【逋峭】

音曲折多委也。（御極編）文潞公曰：『魏收有逋峭難爲之語。』

【區夏】區，區域也；夏，華夏也。（書）永建乃家，用肇造我區夏。

【纖介】細微之意。

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書

時民國三年，先生被禁京師龍泉寺作。

章炳麟

見序跋

湯夫人左右：不通函件，幾四旬。以吾蕉萃，知君亦無生人之趣。幽居數月，隱

憂少寐，飲食僕役之費，素皆自給，不欲受人餽養。今遂不名一錢，延至六月，則

槁餓而死矣。亦不欲從人告貸，及求家中寄資，蓋如勞瘵_切之人，不可飲以人參上藥，使纏綿患苦，不速脫離也。嗚呼！夫復何言！

知君存念，今寄故衣以爲記誌，觀之亦如對我耳。斯衣製於日本，昔始與同人提倡大義，召日本縫人爲之。日本衣皆有圓規標章，遂標漢字。今十年矣，念其與我同更患難，常藏之篋笥，以爲紀念，吾雖隕斃，魂魄當在斯衣也。亡後，尙有書籍遺稿，留在京師。中有自寫詩一冊，又自定文稿皆在篋中。去歲得范文正遺卷，未必是真，亦在箱中。君幸能北來

一撫，庶不至與雲烟俱散。自度平生，志願未遂，惟薄宦兩年，未嘗妄取非分，猶可無疚神明耳。

先公及太夫人墓，在錢塘留下邨九條沙，自更患難，東竄嶠_音夷，違冢墓者

八歲矣。辛亥旋歸，半載中抵抗三次，皆以塵事迫促，亦未及躬自展省。家次兄宅中亦紙

一宿耳。違離塋兆，遂十一年。今歲八月四日，則先公九十生辰也。自去歲初春，已擬

及時爲營佛事，以抒永懷，今果不得遂願。君於是日，當爲我謁祭墓前，感且不朽。

吾生二十三歲而孤，憤疾東胡，絕意考試，故得研精學術，忝爲人師。中間遭離禍亂，辛苦亦已至矣，不死於清廷購捕之時，而死於民國告成之後，又何言哉！吾死以後，中夏文化亦亡矣！家本寡資，論君孤苦，能勤修自業，觀覽佛經以自慰藉，此亦君之所能，而尊舅氏穀臣先生之遺教也。吾在日本，曾購小字藏經一部，今書籍及藏經並寄存哈同花園黃中央處，可以往取。惟論佛師地論在家，此書百卷，精微奧博，不可復加，觀之益人智慧。長老如湯蟄仙先生，至戚如龔未生，皆宜引以自輔，此二君者，死生之際，必不負人，其餘可信者鮮矣。言盡於斯，臨穎悲憤，炳麟白。

柳州與許京兆孟容書，念及先墓有獨託村鄰等語，柳州無妻，先生幸有佳妃耳。

【註釋】【湯夫人】名國黎，吳興人。【蕉萃】同憔悴（左成）雖有姬妾，無棄蕉萃。【君】天稱婦曰君（漢書東方朔傳）歸

遺細君。【餒】餓也。【瘵】肺病。【雲烟】蘇軾寶繪堂記有烟雲過眼句。【薄宦二年】民國初元，先生曾任東三省籌邊

使。【錢唐】縣名，今與仁和并改爲杭縣。【東竄句】竄，逃也。觸夷，虞書堯典宅觸夷，寅賓出日。此指日本。清光緒間，先生以提

倡革命，有司奉旨緝捕，出亡日本。【佛事】謂延僧誦懺之事也（五代史石昂傳）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東胡】指滿洲。【人

師】(後漢書)經師易遇，人師難遭。【購捕】懸賞而糾捕之也。【中夏】(後漢書)是以明德耀乎中夏。【湯陰仙】名壽潛，浙江山陰人。辛亥革命，被舉爲浙江都督，尋卒。【懷未生】名寶銓，嘉興人，先生之婿也。曾任浙江圖書館事，已故。

贈序

別弟文

施補華

見序跋

光緒八年十月，施子之弟自喀什噶爾還湖州，施子飲之以酒，告之曰：

吾家故寒敝也，今日之所有，已爲異數矣。夫巨富中落，而餘千金之產，小愀

切然不可爲生，貧人得十金，以爲資本，則左宜右有，所處之勢異，所操之術殊也。

此行歸資之外，贏數百金，豈非貧人之雄乎？以此坐市上，權量百貨，賤入貴出，逐什一之利，終歲之所獲，足以贍妻子，營心與力，非所恥也。賢於爲官者，奪民以肥己。

吾憶道光二十有九年，吾父棄養，吾年十五歲，爾年九歲，家無一笥衣，一貫錢，租屋而居，月償其值，歲又大凶，米價十倍，吾母晨起坐絡絲，率至夜半，得錢一百，糴米作粥，雜以菜根豆屑，母子乃得半飽。一日不絡絲，卽忍飢清坐，人有問之，則曰已食畢矣。吾痛母氏之勤，涕泣自奮，讀書不熟，至嚙其指，血斑斑灑書本，爾亦拾薪擔水，任炊爨，切拈暇坐母側，亦學絡絲。姻連族黨，恐其開口假貸，不敢至吾門，母氏亦戒勿往來，慮爲所厭。甚者議先大夫好施與，勿爲子孫計，至有今日。尤笑吾讀書，謂渠謀食不暇，尙想作秀才，取餓之道也。當是時，視鄰里之有父而溫飽者，如天上人。爾年雖小，不應忘之！

其後門戶稍立，咸豐十年，寇亂又作，吾隨趙忠節公守城。至同治元年，城中糧盡，全家啖淡音馬肉，并煮牛羊之革佐之。五月城破，吾負母而逃，苦骨聖切野菜充飢，母子十月身無寸棉。爾爲賊掠幾死，脫走至家，形色非人，疾病瘡疔，切相替而作，其飢寒視道光之末，而顛危憂困過之。

管仲告齊桓曰：『願君勿忘在莒，臣亦念堂阜之囚。』故爾與他人較，則誠不足，以一身先後自較，爾亦苦盡之甘，否極之泰矣。老氏有言：『知足不辱。』以今日爲過望，則樂猶有奢望，則辱在其後。吾在軍中，不無多費，然每對盛饌，念先人未及食也；每御華服，念先人未及衣也；甘在口，適在體，而痛在心！祿養旣不逮，得立功名天壤間，使姓氏不朽，先人而有知，含笑地下矣。蹉跎中歲，此志不衰。至於富貴之樂，不能享，亦不忍享也。人須自量其力，吾才識學問，實過於爾，欲有所成就爲先人光。爾則自安愚分，積銖累寸，以足衣食，持門戶，保子孫，抑其次也。彥貽長矣，持此篇歸，使讀其詞而識其意。莒與堂阜，居之終身可也，告之後嗣可也。每對盛饌數句，一句一痛，一字一痛，讀之而不痛者，必非人子。至顯親揚名，亦空自慰藉之詞，不足爲人子贖罪。

【註釋】**【略什噶爾】**地名，屬新疆，清時置疏勒府，今改爲縣。**【愀】**容色變也。**【左宜右有】**（詩）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瞻】**足也，給也。**【寶】**勝也。**【棄養】**死也。**【絡絲】**以絲繞以纒，謂之絡。**【爨】**以火炊物也。

【趙忠節公】名景賢，字竺孫，歸安人。舉人，官內閣中書，率民兵守湖州，血戰三年，解危者三，累官福建督糧道，後以食盡城陷，被執至蘇州，繫獄經年，不屈死，諡忠節。【聖】（說文）致力於地也。【疖】瘡也（抱朴子）生疔瘡于玉肌。【管仲三句】齊桓公奔

莒，歸國爲君，管仲爲魯所囚，及堂阜而鮑叔稅之，薦爲齊相，事見（左傳莊公）堂阜，春秋齊地，在今山東蒙陰縣西北。【否泰】二卦名，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故言數運之窮通，亦曰否泰。【蹉跎】失時也（晉書周處傳）欲自修而年已蹉跎。【積銖累寸】言積聚起於細微也。

送黃蒙九序

蒙九，名克家，湖北隨州人。道光舉人，官江蘇候補知府。

張裕釗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孟子之稱孔子，則曰『可以止則止，可以仕則仕。』君子之仕不仕，惟其可焉爾，未嘗有所意於其間，曰吾必爲此與必爲彼也。然吾觀伊尹師保太甲，周公相成王，其君臣之遇至矣。伊尹旣反太甲于桐，則復政而告歸。周公營洛邑成，作誥，亦孳孳以明農爲言。卽至後世所號稱名臣，身居顯列，而累疏求退，見於史牒者，往往而是。蓋賢者之於世，雖是心不

能一日以忘，至其於富貴寵利，則泊乎一無與於其身，而不以毫髮爲吾重輕。故其仕也，則能外勢榮，明得喪，一惟其職與其志之所必爲，一有不合，則奉身而去，若脫屣耳。後之君子，其仕也，非盡欲行其志也，大都以其榮與利者也。故得志則泰然其自恣，卹乎若恐失之；不得志則展轉怫音音，胃音侘音焉，若不可以終日，一唯時之榮若悴爲遷貿，而進退乃無一可者。其志先亂，中無所爲自得者，以御其外也，其遂沈溺，不亦宜乎？

同年友黃君蒙九，以知府官江南，嘗管征權音確通州，攝海州，皆有能名。衆謂蒙九且顯矣。一旦決然假歸，上官留之不可得，江南之官吏皆稱以爲難。惟裕釗亦以是偉蒙九也。雖然，君子之出處，要惟其志之無累，豈徒以迹之顯晦爲降汗哉！今蒙九之去，吾未知其於志果有所不得行，浩然決去，以求得其所自慊者耶？抑尙有所不獲已，而於心固未能以自釋者耶？蒙九且行，索裕釗一言爲贈，裕釗爲書此，還以叩之。

就泊乎無與者，與患得患失者相校，賢否自見。今之有官癖者，能免於鄙夫之誚者幾希。

【註釋】【君子三句】見《易繫辭》。【可以二句】見《孟子公孫丑篇》。【伊尹】商賢相，太甲無道，伊尹放之於桐宮。

三年，太甲悔過，迎之復立而告歸。【太甲】商孫。【周公】名且，文王子。成王幼，周公攝政，天下大治。【成王】名誦，武王子。

【桐】地名，湯葬地。【洛邑】周之東都，今河南洛陽縣治。【作誥】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明農】

《書洛誥》茲予其明農哉。【卹】愛也。【怫惛】心不安也。【佗】失志貌。【榷】《前漢書》初榷酒酤，顏師古注：禁民釀酒，

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榷以木渡水也，後沿爲取稅之稱。【通州】舊爲直隸州，今爲南通縣。【海州】舊爲直隸州，今析其

地爲東海、灌雲二縣。【慊】足也，快也。

送張廉卿序

吳汝綸

孫況，揚雄，世傳所稱大賢，其著書皆以成名乎後世。而孫卿書稱說春中，法

言歎安漢公之懿，皆于世論之不遑，音載而以告萬世者，世以此頗怪之。我則以

謂凡著書者，君子不自得於時者之所爲作也。凡所以不自得者，君子之道，不枉實以諛人。而當世貴人在勢者，必好人諛己，十人諛之，一人不諛，則貴人惡其傲己，十人者惡其異己。貴人與貴人比肩於上，十人與十人比肩於下，上惡其傲，下惡其異，雖窮天地，橫四海，而無與容我身，吾且於書也何有。於此有一在勢者，雖甚惡之，而猶敬乎其名而不之害傷，則君子俯默而就容焉，而以成我書。而是人也，雖敬乎其名，固前知其不諛己也，聞有書則就求而亟觀焉，察其褒譏所寓，得其疑且似者，且曰：此謗我也，此怨非我也，則從而齟齬之矣。蓋必其章章然稱道歎羨我也，夫乃始慙晉置而相忘焉。彼君子也，其志潔，其行危，其不枉實而諛人，衆著於天下後世。及其爲書，則往往詭辭謬稱，譎變以自亂，以爲我意之是非，後有君子，讀我書而可以自得之矣，安取彼豈同豈察察者爲嗟夫！此殆君子所遭之不幸，其用意至可悲，而詩三百篇所爲主文而譎諫，孔子之春秋所爲定哀之際微辭者也。楚兩龔、孔北海、禰正平之徒，背而易之，乃卒會禍殃，至死不悟。

豈不哀哉！

二子之書，意其在此，我既推而得之。會我友張廉卿北來，乃爲書告之。復書曰：『子言殆是也。』蓋自廉卿之北遊，五年於茲，我與之歲相往來，日月相問訊，有疑則以問焉，有得則以告焉，見則面相質，別則以書，每如此。今茲湖北大吏，走書幣因李相國聘廉卿而南，都講於江漢，廉卿今世之孫揚也，見今貴人在勢，皆折節下賢，不好人諛己，其所遭，孫揚遠不如。其北來也，自李相國以下皆尊師之。老而思欲南歸，而湖北君所居鄉，其大吏又慕聲禮下之如此，我知廉卿可以直道正辭，立信文以垂示後世，無所不自得者。獨我離石友，無以考道問業，疑無問，得無告，於其歸不能無快。中央快也。因取所意於古，而嘗質於君者，書贈之以爲別。

借論古，作贈序，洋洋洒洒，獨抒己見，爲此體別開生面。

【註釋】
【孫況】即荀況，戰國趙人。倡性惡之說，著荀子。唐避宣帝諱，故改荀爲孫。
【揚雄】字子雲，漢成都人。長於詞賦，著有

太玄法言方言等書傳世。王莽時有劇秦美新篇媚莽。【春申】楚人黃歇，號春申君，相楚好客，與趙平原、魏信陵、齊孟嘗，並稱四公。

子。【安漢公】王莽之封號。莽以外戚而篡位，號曰新皇帝，後被誅。【懿】美也。【臆】是也。【左傳】隱公：「犯五不臆。」【崎訖】

忌嫉而排擠之。【懣置】忍置也。【詭辭】不實之辭。【穀梁傳】：「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訾訾】爭辨貌。【揚子法言】：「何後世

之訾訾也。」【察察】反覆詳審也。【詩三百篇】：「古詩三千篇，孔子刪爲三百十五篇，分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體。」【主文句】

見【詩關雎序】，諫諍謂不直言而諛諂其詞，使聞者自悟也。【孔子句】：「孔子生值定哀之時，作春秋，不敢顯言以招忌。」【兩儀】

與舍與勝也。舍字君信，西漢武原人。少好學，明經不住，哀帝徵爲諫議大夫，累拜光祿大夫，終不肯起。王莽居攝中卒。勝字君賓，彭城人。

三舉孝廉，哀帝徵爲諫議大夫。王莽攝政，歸隱里第，莽遣使奉印綬，徵拜上卿，勝語門人曰：「子豈一身事兩姓乎？」遂不食死。世因有兩

儀之稱。【孔北海】名融，字文舉，東漢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少有俊才，獻帝時爲北海相，尋拜大中大夫，值漢室衰亂，志在靖難，

顧才疏有廣，迄無成功，後爲曹操所殺。【禰正平】名衡，東漢平原人。恃才傲物，與孔融、楊修、曹操召爲鼓吏，辱之。衡裸衣罵操，

操遣之往依劉表，又以詞侵表，表送之於黃祖，未幾，爲祖所害。【走書幣】謂以書札禮幣遣使走聘也。【李相國】名鴻章，字

少荃，合肥人，時官文華殿大學士。【都講】見前。【石友】（杜牧詩）：「同心真石友。」【怏怏】情不滿足也。【漢書】：「蹇其怏怏心。」

送張先生序

張名裕釗

賀濤

見書牘

贈序 送張先生序

五五

經詞質，詩獨爛然而華。楚人既侈其體以爲賦，而賈誼、司馬相如、枚乘、揚雄、班固、張衡之倫，用以薦功諷時，抒懷愫，素音狀物變，益瑰放詭怪而不可窮。承效者多沿用爲體，其弊也。龐龐音蕪而纖僞，唐韓愈氏急起而持之，汰泰音繁抑浮，一歸於樸。羣天下學者，惟韓之從。自漢迄唐，曠數百年，而文章始復於古。習傳之既久，或孤抱韓氏之義法，而不敢他有所涉，其弊也。意固而言俚。國朝姚姬傳氏，纂錄古文，益以楚詞漢賦，其說既美矣。曾文正公取其說而益恢之，以自治其文，而宋後數百年沿用之體，於是始變。漢文偉麗矣，而所謂質者固在也，末流汨古忽焉耳。韓文簡樸矣，而漢文氣體固在也，末流靡焉耳。韓氏振漢氏之末流，反之古，曾公振韓氏之末流，反之漢。

先生師曾公，嘗取姚氏所纂錄，而獨悅其辭賦，以示學者。濤旣蒙不棄，以爲可與於茲事，而數進以閎肆之境。夫閎肆之境，舍先生所說，固莫由達也。而熟思之而莫窺其涯，於先生之歸也，敬以問之。

自宋儒講性理，而詞章之學，視爲小道。王介甫首創經義束縛，已甚，繆種流傳，逮數百年，而至有清變本加厲，愈形桎梏。惜抱文正起弊振衰，古文之遺，賴以不墜，則左右六經之功，又豈在昌黎下哉！

【註釋】

【楚人句】指屈原、宋玉、景差等，修大也。

【賈誼】漢洛陽人，爲長沙王傅，作弔屈原賦，既有鵬飛入其舍，止於坐隅，

又作賦以自廣。

【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成都人，所著有子虛上林大人等賦，豐贍富麗，開漢魏六朝之先。

【枚乘】字叔，漢淮

陰人，初爲吳王濞郎中，繼從梁孝王游，著七發等篇。

【揚雄】已見前，成帝召對承明庭，雄奏甘泉河東長楊等賦。【班固】字孟

堅，後漢安陵人，明帝時徵爲郎，典校祕書，感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之賦，自以二世才衛，位不過郎，又作賓

戲以自通焉。

【張衡】字平子，後漢西鄂人，永元中舉孝廉，以天下承平日久，王侯以下，莫不日趨踰侈，因擬班固兩都賦作二京賦

以爲諷諫。

【薦功】進陳其功。

【慄】真情也。

【虜】雜也。

【韓愈】字退之，唐昌黎人，擢進士，累進刑部侍郎，憲宗朝，諫迎

佛骨，貶潮州刺史，尋拜國子祭酒，轉吏兵兩部侍郎，其文宏深奧衍，左右六經，卓然成一家言。

【汰】猶刪也。【曠】遠也。【俚】

俗也。【末流】猶言末代。【汨】亂也。【靡】偃也，灑卑下也。【閔肆】（韓昌黎文）所謂閔其中，而肆其外矣。

詩法一首示黃生

王闓運

詩有六義，其四爲興。興者，因事發端，託物寓意，隨時成咏，始於虞廷喜起及琴操諸篇。四五七言無定，而不分篇章，異於風雅，亦以自發情性，與人無干，雖足以風上化下，而非爲人作。或亦寫情賦景，要取自適，與風雅絕異，與騷賦同名。明以來論詩者，動稱三百篇，非其類也。太白能詩者，而其說曰：『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太白四言如獨漉篇，其靡殆甚，豈古法乎？無亦以大言欺人，託於三百篇，而不知五言出於唐虞，時在三百篇千年前乎？漢人四言，乃是箴銘一類，有韻之文耳，非詩也。嵇康四言，則誠妙矣，然是從五言出，蓋五言之靡者也。七言出於離騷，開合從同衡，同橫，可謂靡矣，而其氣足以振靡，故與五言亦分兩途，非出於五言也。

今欲作詩，但有兩派：一五言，一七言。五律則五言之別派，七律亦五律之加增，五絕七絕，乃真興體，五言法門，皆從此權輿。旣成五言一體，法門乃出，要之祇蘇、李兩派。蘇詩寬和，枚乘、曹植、陸機宗之；李詩清勁，劉楨、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

琰，以冉切則李之別派；潘岳、顏延之、蘇之支流。陶、謝俱出自阮，陶詩真率，謝詩超豔。

自是以外，皆小名家矣。山水彫績，未若宮體，故自宋以後，散爲有句無章之作，雖似極靡，而實興體，是古之式也。李、唐旣興，陳、張復起，融合蘇、李，以爲五言；李、杜繼之，與王、孟競爽。有唐名家，乃有儲、高、岑、韋、孟、郊諸作，皆不失古法，自寫性情，才氣所溢，多在七言。歌行突過六朝，直接二曹，則宋之間，劉希夷導其法門，王維、王昌齡、高、岑開其堂奧，李頎祈音兼乎衆妙，李、杜極其變態。閻朝隱、顧況、盧仝、劉叉，推宕排闥，韓愈之所羨也。二李、溫岐、段成式，彫章琢句，樊宗師之所羨也。元微之賦望雲騅，從橫往來，神似子美，故非樂天之所及。張、王樂府，效法白傳，亦雅於新豐、上陽諸篇乎？退之專尙詰詘，則近乎戲矣。宋人披昌，其流弊也。詩法旣窮，無可生新物，極必反，始興明派，專事模擬，但能近體，若作五言，不能自運，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鄧乎？兩君並出邵陽，殆地靈也。零陵作者，三百年來，前有船山，後有魏、鄧，鄙人資之，殆兼其長。比之何、李、二王，譬如楚人學齊語，能爲莊岳土譚耳。此詩之

派別，自漢至今之雅音也。今則從容爾雅，自然同聲，天下作者，無復鄙音庸調，雖工拙不同，而趣向已一，斯則風會使然，不由人力矣。

詩既分和勁兩派，作者隨其所近，自臻極詣。當其下筆，先在選詞，斐然成章，然後可裁。詩者持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掩其情，無露其詞。直書己意，始于唐人，宋賢繼之，遂成傾瀉。歌行猶可粗率，五言豈容屠沽？無如往而復之情，豈動天地鬼神之聽？故曰先王作樂，後哲爲詩，觀樂記之言，卽知詩之體用。功成作樂，學成作詩，詩之終也。十三舞勺，能言作詩，詩之始也。樂必依聲，詩必法古，自然之理也。欲己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制，手披口吟，非沈浸於中，必不能炳著於外。故余遇學詩人，從不勸進，以其功苦也。古人之詩，盡美盡善矣，典型不遠，又何加焉。但有一戒，必不可學元遺山及湘綺樓，遺山初無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詞意而雜糅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學之必亂。余則盡法古人之美，一一而倣之，鎔鑄而出之。功或未至，而謬擬之，必弱必雜，則不成章矣。故詩有家數，猶書有家樣，不可不

知也。甲寅五月，書以示黃生鐵臣。

詩之源流，一一說出，文亦意境甚高，看似容易實奇突。

【註釋】 【詩有六義】（詩關雎序）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虞廷喜起】（書益

稷）帝庸作歌曰：載天之命，惟時淮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琴操】琴曲也。如倚蘭操、龜山操之類。【太白】

唐李白，字太白，蜀之昌明人。【嵇康】字叔夜，三國魏錫人。【權輿】見周禮政要序。【蘇李】蘇武、李陵也。武字子卿，漢杜陵

人，陵字少卿，漢成紀人。【枚乘】字叔，漢淮陰人。【曹植】字子建，魏文帝弟。【陸機】字士衡，晉吳郡人。【劉楨】字公幹，

三國魏寧陽人。【左思】字太冲，晉臨淄人。【阮籍】字嗣宗，三國魏尉氏人。【曹操】字孟德，東漢譙人。【蔡琰】字文姬，

東漢陳留人，邕女。【潘岳】字安仁，晉中牟人。【顏延之】字延年，南北朝宋臨沂人。【陶謝】陶潛、謝靈運也。潛字元亮，晉

潯陽人。靈運，南北朝宋陽夏人。【陳張】陳子昂、張九齡也。子昂，唐荊州人。九齡字子壽，唐曲江人。【李杜】李白、杜甫也。

甫字子美，唐襄陽人。【王孟】王維、孟浩然也。維字摩詰，唐太原人。浩然，唐襄陽人。【儲高岑韋孟郊】儲光義，唐兗州人。高

適，字達夫，唐渤海人。岑參，唐南陽人。韋應物，唐長安人。孟郊，字東野，唐武康人。【二曹】曹操、曹植。【宋之問】字延清，唐

汾州人。【劉希夷】唐汝州人。【王昌齡】字少伯，唐江寧人。【李頎】唐東川人。【閻朝隱】字友倩，唐隰城人。【顧

況】字逋翁，唐蘇州人。【盧仝】唐濟源人，號玉川子。【劉叉】唐元和時人，嘗以詩調韓愈。【二李】李賀、李商隱也。賀字長

吉，唐魏王後。商隱，字義山，唐河內人。【溫岐】一名庭筠，字飛卿，唐太原人。【段成式】字柯古，唐臨淄人。【樊宗師】字紹

述，唐南陽人。【元微之】名稹，唐河南人。【子美】杜甫字。【樂天】白居易，字樂天，唐太原人。【張王】張籍，王建也。籍

字文昌，唐烏江人。建字仲和，唐潁川人。【白傅】即白居易。【披昌】與披猖同，飛颺也。【魏鄧】魏源，鄧輔綸也。源字默深，清

邵陽人。輔綸字彌之，清新化人。【零陵】地名（史記）舜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此汎指舊湘江衡陽二道之地。【船山】王夫

之，字而農，明衡陽人。學者稱船山先生。【何李二王】何景明，李夢陽，王九思，王廷相也。並明詩人之專事模擬者。景明字仲默，信

陽人。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徙開封。九思字敬夫，鄆人。廷相字子衡，儀封人。【楚人二句】（孟子）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

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舞勺】（禮）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古爲樂舞

之一種，小學內習者也。【元遺山】名好問，字裕之，遺山其號也。金秀容人，有遺山集。【湘綺樓】作者之居室也。

詩廬說贈胡梓方

梓方，名朝梁，官主事。

嚴復

見序跋

鉛山胡梓方，舊治西學，晚而好詩，神游魄戀，若非詩無以爲悅也者。課其所作，則後者輒進乎前，逋峭精警，於其鄉宋以來詩人以賡續派系無甚愧。民國定鼎，梓方官教育部，曹事清簡，則益注意於詩。凡時事之變遷，師友離合之贈處，仰

觀俯思，悲來悼往，莫不形於詩。儼韻法居城西，室中鐙韻法竈几，研牀書，砌花，四壁黏詩稿，殆滿，食飽捫腹，散行環省，吟嘯以爲全樂，乃顏之曰詩廬。又得善畫者以意爲圖，廣徵題記，最後以書及復，若必要一言而後釋者，復得書嘆曰：

嗟夫！詩者，兩間至無用之物也，飢者得之不可以爲飽，寒者挾之不足以爲溫，國之弱者不以詩強，世之亂者不以詩治。又所謂美術之一也，美術意造而恆超夫事境之上，故言田野之寬閒，則諱其貧陋；賦女子之妍妙，則掩其儻女排切媼；

赤之切

必如其言，夷考其實，將十八九無是物也。故詩之失，常誣而愚，其爲物之無

用而鮮實，乃如此。雖然，無用矣，而大地自生民以來，異種殊俗，樊然離居，校其所以爲羣者，他之事或偏有無，至於詩歌，則莫不有。且恆發於隆古，盛於輓今，調韻按節，侷色揣稱，不謀而皆合。記曰：『十口相傳曰古，』其所傳者，大抵皆有韻之詞也。是故詩之於人，若草木之華英，若鳥獸之鳴嘯，發於自然，達其至深，而莫能自己。蓋至無用矣，而又不可無如此！嗟夫！使梓方審於前二說之間，則詩之眞形

見矣。

且吾聞之：世之有所爲而後爲者，其物皆奴繫而不足貴者也。術焉器焉，得其所斲，則皆等諸蘧廬而已。然則詩之所貴者，非以其無所可用也耶？無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則其真喪焉。今梓方則既取而廬之矣，索居環堵，澆冥寬邁，音詩廬非蘧廬也。聲氣禽犢之事，吾知免矣，姑贈之以爲說。

無用而又不可無，詩人亦無以自解，意境似從老莊得來。

【註釋】【鉛山】縣名，今屬江西省。【兩間】天地間也。【奴繫】如奴僕之維繫。【蘧廬】傳舍也。（莊子）仁義，先王之蘧廬也。【適】空也。【聲氣】（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禽犢】（荀子）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注）謂餽遺也。

送陶制軍序

王樹枏

字晉卿，直隸新城人。進士，由部曹分簡知府，累官新疆布政使。入民國，爲參政院參政，有文集。

秀水陶公總督甘肅之四年，以年例請入覲，奉俞旨來京，行有日矣。樹枏得

報由中衛兼晝夜馳謁公至則進而告余曰

『吾自爲縣令，以至於開府總師，膺封疆方面之寄，听夜感泣，誓以身命委致君國，冀倖萬一之報，上答主知。今忽忽垂三十年，年既衰老，且帶敝多病，冬來喙嗽益劇，繼之以血，窮極倦飢，劇音幾不能強自支飾。爲一省首目，憑藉威勢，控數千里之地，吏民大小遠近，視督撫靜躁勤惰，以爲治亂。事無宏巨纖碎，朝擘夕規，日以躬營，猶惕然懼有所佚忽，負職隕越爲罪。況以衰病之軀，儻音儻焉負茲重鉅之任，其不能勝此，不待識者贅也。中日搆兵以後，國威損喪，掃地殆盡，東西強敵，益狡焉思逞，鷹麟虎睇，踞我堂奧。朝廷痛艾前覆，思欲一改其轍，以爲自強之計，而新舊之黨，交仇鬩爭，罔顧國是，卒至上下欺飾，以變法爲戒，以迂儒儻能音切宜，侵苟安爲能，內外官吏，一切以國律箝束，雖有善者，不得騁知慮，與時張弛，唯謹奉命令，緣故敷衍，以幸目前之無事。謂天下如是，卽可以爲治，是欺君也。謂吾如是爲治，卽可爲無曠厥職，是自欺也。吾今老矣，其敢以自欺欺君者，久尸高位速

官謗乎？桑柔之君子，自念旅力之衰，肅心之不逮，至欲寶稼穡，儕力民以代食爲好，古之人有先得我心者。吾其將中道疏乞骸骨告歸，必得請後已。子其爲我一言，以廣余之志。」

樹枻竊維天下之事，知其不可爲而爲者，惟聖人爲然。然去齊去魯，何其志之決也？論語一書，類記賢人去留，以彰世變，而「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聖人之詔告門弟子者，又至切且明。自後世懵然於君子難進易退之旨，往往不度德量力，違時昧勢，一以功名富貴，視若性命手足，不可朝夕喪失，此孔子所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之甚者也。漢之二疏去國，當時之人，至以爲不常經見，作爲詩歌，寫仿其貌，贊歎慨慕其賢。嗚呼！吾高賢人之行，而天時人事之變遷，抑更有大可悲者。雖然，公之去留，猶有說，方今聖天子在上，宵旰圖治，求賢有若飢渴，雖以文武下吏，猶殷殷召見垂問，以備異日簡用。況公杖柱西陲七八年，碩望宏猷，爲上所耳目，倚若長城。而今日之老臣宿將如我公者，又寥如晨星之在天，可指

而數則推之朝廷倚重大臣之心，及與國同休同戚之義，公之得請與不得請，尙未可知也。樹榭感公之行，爲詩四章，以寄私衷，繾綣之思，因爲之序而獻之左右。前路生關奇剏，極似韓公，後幅所陳，純以經誼爲主，陳義最高。

【註釋】【秀水】縣名，今改嘉興縣，浙江省。【陶公】名模，字方之，一字子方，同治進士，由翰林出知文縣，累擢新驛巡撫，陞

陝甘總督，調廣東，卒諡勤肅。【中衛】縣名，今屬寧夏省。【喙嗽】喙，短氣貌，嗽，咳嗽也。【國語】御駮子傷，曰余病喙。【周禮】冬時

有嗽，上氣疾。【飢】疲極也。【儂儂】喪敗之貌。【中日構兵】清德宗光緒二十年，朝鮮內亂，我遣兵援之，遂與日本開戰，

海陸軍皆敗，明年，割臺灣償兵費與和。【儂儂】舒開貌。【桑柔四句】桑柔，詩大雅篇名。其第六章云：如彼迴風，亦孔之儂。民

有肅心，并云不逮，好是穰穰，力民代食，穰穰維寶，代食維好。【去魯去齊】孟子孔子之去齊，接濟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

【邦有道穀三句】論語憲問章，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二疏】漢疏，廣，字仲翁，南陵人。宣帝地節中，廣爲太傅，兄

子受，字公子，爲少傅。廣謂受曰：官成名立，不去，恐有後悔，乃同上疏乞骸骨。帝許之，公卿大夫送者車數百輛，觀者賢之。【繾綣】牢

固相著之意。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內外。

送黃石孫侍御出守徽州序

侍御，清時御史之通稱。徽州，清爲府，治歙縣，今縣屬安徽省。

壬寅七月，黃石孫侍御出守徽州，今侍郎郭公、京兆尹陳公餞之，酒三行，有舉故宰相某公遺事者，坐人頗持同異。余布衣不踐朝列，無從審故相之質器，顧在南中博徵輿論，實未敢有所右於故相。侍御艷非音然起於坐間，頓言抗辨，陳說故相之美，坐人相顧愕眙。切恥異獨余自信爲侍御摯友，終不能於臨別之際，於侍御有所附和。然私心則謂侍御者，君子也。當故相盛時，侍御方爲翰林，持讜正之論，與故相累爭於清祕堂，宜於故相身後侈述於人，以詡其先見矣。乃生則用諍以攻其私，死復平心以原其眚。音晉侍御固不因人之曲而曲之，因人之直而直之。且其事人也，不以生死盛衰易其操，阿諛讜順變其言，嗟夫！若侍御者，誠君子也。

今侍御守徽，徽之省，節府臨其上，其次開藩陳臬及監司之員，咸有威力，足以控制州將。侍御直聲炳天下，吾知是行也，必本其爲故相爭者，爲無告之百姓爭之節府；本其與吾爭者，舉一州之不便，爭之於同官；於平日彈劾貴要之風概，不稍貶損焉，此則吾所信於侍御者也。侍御居雅仗正，少而清靖，視官也恆輕，度

不以吾所言者趣但其得罪於帥皖之大臣故實言以道其行

將故相事作引先擡高侍御身分讀此知昌黎送石處士序猶近阿諛而欠真

實

【註釋】【京兆尹】古置天府府尹【慨然】盛氣色也（孟子）曾西慨然不悅【貽】直視貌【摯友】猶言好友也

【清祕堂】在翰林院有清祕御書扁曰集賢清祕【謂】大言也（漢書）誇謝案庶【告】過誤也（左傳）不以一言掩大德

【節府】指巡撫【布政使】【臬】按察使【監司】道員也

贈桐城姚叔節序叔節名永觀有慎宜軒詩文集

陳衍是序數

桐城人以能文章名於時殆二百年而未有絕文章遂若爲桐城人所私者然江西福建浙江江蘇廣西湖南北能爲文章與桐城相彷彿者時時間作於是右桐城文派之說人不必桐城文章則不能外於桐城爲是文者紆回稽同縮務使詞盡意不盡以至詞意俱不盡可不謂謹嚴有守者之所爲歟？

贈序 贈桐城姚叔節序

余識馬君通伯，因識姚君叔節。叔節爲石甫先生孫，通伯妻弟，二君皆刊有文集一巨冊，時賢評識爛然，若張廉卿、吳至父、陳伯嚴之倫，皆律以桐城義法而罔有戾若溢。一時自許爲文人者，往往以能識至父、通伯諸君子，得一言許與，執爲能文之券。而通伯昔歲告歸，既請余贈言，叔節亦以宿諾在彼，今年重之京師，斤斤責償，豈余言之足爲桐城人重歟？吾聞桐城有浮山，巖壑玲瓏秀美，視海上羅浮二山，且遠過之。文字與山川相發越，蜀峨眉、江西匡廬、彭蠡、宋六家之文炳焉。吾中國多山水雄秀之鄉，而文化日就瘠薄鄙野，則其去凋喪焉，豈遠乎？此余送叔節所爲悄然以憂者也。

文亦逼似桐城。

【註釋】

【馬通伯】名其昶，見序跋。

【石甫】名登，嘉慶進士，官至湖南按察使，著有東溟詩文集。

【陳伯嚴】名三立。

【浮山】一名浮度山，又名符度山，在桐城縣東，奇峯七十有二，峯下有巖，有洞，各有名。

【羅浮二山】在廣東增城博羅二縣境。

表直五百里，長者四百餘，瑰奇巖秀，爲粵中山。元和志：羅山之西有浮山，蓋卷之一阜，浮海而至，與羅山並體，故曰羅浮。【峨】

眉】山名，在四川峨眉縣西南。

【匡廬】即廬山，在江西星子縣西北，九江縣南。

【彭蠡】即鄱陽湖，在江西省之北境。

【宋

六家】歐陽修、曾鞏、王安石，皆江西人。蘇洵及洵二子軾、轍，四川眉山人。

贈劉撫園序

馬其昶

君子之所以傑然而出於人人者，豈有他哉？自其一身之耳目百體，推而至於倫物，無一不納於禮焉而已矣。夫禮者，聖人道人心之自然，而節文於其外，劑輕重，酌損益，而定爲中制者也。稍或歉焉，則吾心之所旁皇鬱積，必有不能自遂者也。稍或溢焉，則吾禮之所之，必有達此而塞彼者矣。是故君子之於行也，未嘗斯須敢違於禮；而君子之於禮也，又未嘗斯須敢任於心。夫豈舍內而求外哉？誠知夫心之爲物，固不可使之無所據依也，必諷_{馬音}之聖人之經而得其意，稽之當世之典，而觀其通，然後吾之發於中而著於外者，庶幾無過不及焉耳。

吾之志於學有年矣，然而耳目百體之爽其則，倫物之未當其分者，不可勝指也。吾甚自恨。吾之友有阮仲勉者，質甚美，行甚篤，其所以際倫物而範耳目百體者，過吾遠矣；然未能充其學問，故今尙未有所成。吾又爲仲勉恨之。旣而來京師，得其可以爲師友者數人焉：孫君佩南、鄭君東父，尤厚於余，皆賢而能從事於禮者也。最後得交鹽山劉撫園，若曾。余初識撫園，見其衣布衣，冠素冠，胸_音胸而恭，何其有似仲勉之甚也？佩南又嘗稱撫園之孝行，余益有意其爲人。久之，始知撫園少孤，己卯秋赴省試，母夫人沒於家，撫園大慟，終喪三年，不食肉飲酒，不內寢。與余相見時，喪除矣，猶不忍釋服，蓋至今不食肉飲酒，不內寢者如故。予與東父皆諫其過禮，輒涕下不可止，人不能終其辭也。嗟乎！風俗之頹薄久矣，如撫園者，其賢於人，豈不遠哉！君子不貴有遠人之行，而貴得乎大中之制，何則？先王制禮，不敢過也。若人子不忍其父母之心，豈直三年乎？百年不能盡也？故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然則撫園誠能立身以終其孝所暨也，則卽抑情以赴先

王之禮，其可也。

予昔者將歸里，撫園重惜予去，乞言以處之。予謂撫園之得於天者厚矣，厚於天而求其所以成於人者，舍禮之學而奚學哉？雖然，有歧焉而莫與析，有過焉而莫與匡，吾未見學之能成也。吾友孫佩南鄭東父，此兩人者，可就而問焉，是必有以益子矣。抑吾今之歸，方將偕二三故人，益勵初志，以讀書事親，稍釋隱微之疾，而又懼其力之未能自克也，撫園有可以益我者乎？

就禮字立論，以規撫園之過乎禮，深得贈言之義。

【註釋】

【諛】諛也，問也。

【阮仲勉孫佩南鄭東父]均不詳。

【鹽山]縣名，今屬河北省。

【獬廌]謹敬貌。（史記）

魯世家）北面就臣位，獬廌如畏然。

【始於三句】見（孝經）

送高嘯桐之浙江序

高名鳳歧，長樂人。舉人，官梧州府知府。

吳曾祺

見論辨

贈序 送高嘯桐之浙江序

七三

嘯桐將有浙江之行，而索言於余。余交嘯桐未久而甚歡，嘯桐有言，予恆取以自益，余於嘯桐，理不宜有恠也。同客

嘯桐爲人，伉爽多自喜，與人言，是是非非，當於理乃止，不能與世俯仰。世之人既習於音訾，訾委瑣之態，則相與譏笑而驚怪之。夫衆人爭以爲非，而能不自疑者罕矣。若此者，吾願嘯桐之勿貶也。抑又有說焉：大凡士之生世，陳義高，辨物析，乃危道也，一有不慎，則蹈其瑕者衆矣。若此者，吾願嘯桐恆有以既其實而已。夫由前之說，知有己者，可以不知有人；由後之說，知有人者，正不可不知有己，二者不足以相輔矣乎？予之語嘯桐者如此，其更有進者，予將持此以易之，又以知嘯桐之決不余恠也。

孰於世故閱歷之言，極似伯言小篇。

【註釋】

【訾訾】謂以言求媚也。楚辭將昵訾懷斯。嘯桐以事婦人乎？

【委瑣】謂拘於小節也。司馬相如文豈特委

瑣操，拘文率俗，循頌習傳，富世取悅云爾哉？

傳狀

道銜奉天府治中蔣君家傳

薛福成

見序跋

君諱大鏞，字和叔，號九山，無錫蔣氏。以道光甲辰進士，官直隸知縣，垂十餘年，所至得民和。考治行尤異。咸豐初年，粵寇起，大兵絡繹南下，君自知雄縣調赴糧臺，未至，大府以淀音元河漫溢，侵官道，檄還治之。修隄建橋，驛路遂通，師行無滯。粵寇北犯，調知通州，益起京東團練，張聲勢，賊亦不至。上嘉其能，嘗召諭大臣，近畿防務，宜法通州。累遷西路同知，順天府治中，積勞以知府用。加道銜，會同列右。甚之者，陰屬御史撫款劾君，按驗不實，而繼之者劾益力。君坐罷職，已而自悼曰：『吾爲清白吏三十年，今言路恣爲謾污，我以甚，且官可去，名不可黜。』於是援

例赴都察院剖辨，朝廷命大臣廉得實，還君官，竝議元驗大臣罰俸，選奉天府治中奉天，陪都也，官多，俸尤儉，率仰贍州縣吏州縣地曠，困於積耗，皆浚民侵公，以償所費。又與旗員錯治，政令歧出，其下緣爲奸利，上官力不能禁，滋相容隱，賈賂公行，吏道益剝。切矣不肅。君獨礮。切了然自振厲，上官諷以稍去厓岸，毋自苦，君正色謝不敏，頃之，訟聲翕然，近遠交稱，蔣君清官也。旋隨大臣勘事吉林，先是吉林將軍等私以庫金寄市權子母，事頗覺，大臣馳至，卽閱庫，君請勿發封驗視，戒俟三日後詳閱。大臣尤之，曰：『不發封，焉知不受給。給音邪』君曰：『某固知受給也，今其金多在市，倉卒窮治之，則將軍以下罪皆死，而金不復還庫矣。費期三日，庫金數十萬可盡歸也。』越三日，復閱庫，果如君言。大臣以是服君，知略奏聞，將軍以下得減罪遣戍，然皆感君甚。瀕行，集金數萬爲餽，君峻卻之，曰：『吾爲國家保巨帑也，敢有私哉！』復隨大臣赴朝鮮，會議邊界，設詞辨答不窮，俾朝鮮讓甌脫地博六千里，繇二千里。其後方展邊牆未竟，以同治八年十二月卒官。

君內行純篤，事上馭下，與待交游，一以謹恕。遇義所宜，執則凜然，不可干卒。

用亢直不諧於時，宦久不達以終。然以君所樹立，視世之闒音茸音，音輒媚以躡顯

貴，而聲施闕音。如者，其得喪何如也？君審之熟矣。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藏於

家。子汝修，直隸候補知州；汝侗，音候選府經歷；汝傳，兵部車駕司郎中；汝倫，早卒。

薛福成曰：『余聞前盛京將軍滿洲都興阿公，有古名臣風，勲滿天下，而操

行廉介不苟，其歿也，幾無以爲歛。方蔣君爲治中時，公嘗謂曰：「此間不嗜財者，

唯吾與子二人。」嗚呼！公其有激而云然耶？然以蔣君之賢處此，猶持圓鑿入方

柄音也。君之所有，百不一施，宜哉！今聞朝廷力顧陪都根本，地且懲舊法末流之

弊，議所以更張之道甚具，而君不及少待以有所爲也，悲夫！』

廉吏易，能吏難，廉吏而兼能吏爲尤難。陳說不過二三事，而其人之廉與能已

見，其文傳，其人傳矣。

【註釋】

【雄縣】今屬河北省。

【糧臺】爲軍行時調發糧餉之機關。

【淀河】即大清河，以容受諸淀之水而名。

【通

【州】今改通縣，屬河北。

【西路同知】同知，官名，唐州皆置之。順天府置四路同知，西路同知，駐盛溝橋。

【順天府治中】順

天府，今北平大興縣治。治中，官名，參理府事以佐尹丞，惟京府置之。

【黠】汚也。（史記）適足以發笑而自黠耳。

【都察院】官署

名，專司察劾，以都御史爲長官。

【奉天府治中】奉天府，今遼寧瀋陽縣治，當時爲陪都，故亦置治中。

【刑】削去廉恥也。

【給】欺也。

【甌脫地】甌脫，境上斥候之室，見（史記正義）後遂沿稱邊界棄地爲甌脫地。

【關茸】叢賤也。

【都興阿】

字直夫，滿洲人，咸豐初爲參領，轉戰湖北及江皖各省，肅清江北，功甚著。同治間平西捻，張總愚，累官盛京將軍，卒諡清愨。

【圓鑿

方柄，柄，笱也，鑿，孔也。（史記）持方柄欲納圓鑿，其能入乎？

馬貞女傳

薛福成

同治壬申夏五月十六日，金匱縣民馬廷燦之女。以守貞不污，被殺於其舅

氏子范金。縣令張君佑璧詣驗得實，乃命善爲殮斂，躬自拜奠，觀者無不嘆息隕

涕者。既定讞，音如律，遂以達於行省大吏，而爲貞女請旌於朝。於是縣中交口述

馬貞女事，馬貞女之節，著於近遠云。

初，貞女之母范氏早卒，其父廷燦貧而慝，恆居市廛。女依其從母施媪，事之如母。年十八，字包文煒，嫁有日矣。舅子范金，素無行，每往來施氏，介施媪遺女服飾，女立毀之，無完者。金爲氣沮，久之，金父有疾，施媪往問之，欲與女偕，女辭不往。媪誠以危語，乃勉從之，夜常不解衣而寢，每登閣，必捐其階。已而金果拔緣，切七慮伏，徑前劫女，女奮身抵拒，且號，金以衾蒙其口，悶，遂絕。明日，范氏使赴於廷燦，且誣以蜚語，廷燦果怒，不往視，乃亟斂而殮之，厚賄漆工，戒勿聲。漆工倦而假寐，忽見貞女被髮立於前，旣歸，復見之，出以告人。會金之從叔范慶醉而罵金，其泄其事，衆乃大譁。廷燦偕包氏首於縣，時金已逸，出門三日，惘惘無所之，歸坐縣署旁之茶樓，自訴其事，吏役異而詰之，忽作女子音曰：「我死甚苦。」遂執之，一訊卽服。復執訊施媪，媪自縊。金父疾已篤，聞之，亦死。貞女死凡十日，而其冤大雪。明年，范金伏法於蘇州，葬貞女錫山之麓，表其上曰馬貞女之墓。

中有近於神話者，或亦靈魂不死之證，借以裝點成文，未始非神道設教之微

意。

【註釋】【金匱】今與無錫縣合併，爲無錫縣，屬江蘇。【讞】議獄也。

【行省】元設中書省，於各路設中書行省，明清以爲地方區域之名。清代內地分十八行省，加奉天、黑龍江、吉林、新疆，爲二十二行省。

【詭】誘也。【階】梯也。【狙伏】狙，猿屬，如狙之伏而伺也。【畫語】謂無根之語也。【蘇州】今江蘇吳縣。【錫山】在無錫縣西，惠山之支麓也。

一二烈婦合傳

李慈銘

見書版

林烈婦李氏，山陰人。父鳳祥，貧窶早喪妻，以烈婦適郡中林氏子，待年未成禮。林氏故賤不齒，其姑柯，又故娼也，諸惡少年日蹤跡其家。柯性狡而賊，虐烈婦於幼。及烈婦長，有色，姑自視無以當諸少年，諸少年迫脅之，姑與翁謀，乃具節烈婦，逼侍不識者飲酒。烈婦不肯，則益縱羣不逞戲辱之，烈婦號哭欲死，則大怒，日予烈婦鞭，馴絕其食，必徇從乃已。烈婦哀鄰嫗，夜道歸其父，父先賣餅於杭州，走匿所戚家數日。林誦知之，徑前要百端，而好語烈婦令還。烈婦慨然謂所戚曰：『

吾無家，出將安歸？雖然，不可以累吾知死所矣。』遂從林歸，歸則閉烈婦室，棘楚益苦，無完膚，稍慰勸之，晞曰：『是可以從乎？速死耳！』翁媪憤甚，夜以帛絞烈婦，足擊地震震有聲，鼻血出如縷，無一語哀免，遂死。時咸豐二年壬子九月十九日也，蓋烈婦年十六矣。次日，所戚者致鳳祥於杭，鳳祥鳴之官，讞未得實。

越二年八月二十日，而金烈婦李氏亦死於慈谿。金烈婦者，象山人，年十七，嫁慈谿城中捕魚者金某爲繼妻，凡三年。金爲人漁，久不歸，金母龔與典肆湯某者故昵，湯豔烈婦，貨龔番銀百餅，屬誘婦，再三，婦泣，斷左手中指，視姑曰：『如此指矣！』龔怒，裸而挾，音香絕枝，不已，乃潛掘地牢，薦以礫，音歷赤婦體下之，儲不潔食其旁，使手可攬，更日夕燒鐵鉗，灼灼然，切七內其身盡糜。自五月至八月，終不屈，姑乃蹙之死。前一日中秋，計殺以沸湯。有婦人覓備寓其家，爲哀之，會天慘然，雷填填，心懼而止。婦人密語其鄰，鄰給龔出，里中嫗闔，切胡貢而入，視婦宛轉窖中，蛆徧體，蠕動矣，問所苦，喘而言曰：『吾期不負吾夫而至是，命也！』鄰滌而衣之，

昇以版扉詣邑令。令臨視，婦一呻死。遂論龔絞，而旌婦於朝。

至咸豐之七年，山陰令始結林氏獄，姑瘼庚音死，治翁如律。官葬林婦於西郭

外官道旁，建祠祀之，旌表以貞烈，詔曰可。

論曰：死生之際大矣，乃若計窮勢竭，取彼俄頃，強忍者夫能爲之。至以身爲糜，越月歷時，而餒庚音之不悔者，豈血性之勇使然哉！彼兩烈婦者，抗其至尊且親之人，以必行其志，乃阡丁念切于死而不悔。或以古之忠臣，若楊忠愍、左忠毅比。嗚呼！朝廷方死之，雖變節而亦不可生，兩烈婦固輾轉阱獄，然其家千金之寶不啻也。苟出一言，立衽席之，靡衣媮食，惟恐其不悅矣，乃寧忍生人之至慘，而全節以歿，嗚呼！偉與！可謂奇女子矣！吾獨異兩人相望不一年，而皆出於吾越，其殆聞風而起者與？然則生其地者，士大夫宜何如耶？嗚呼！彼兩烈婦者，豈嘗學問哉？烈婦之烈，淫婦之忍，親戚之義憤，一一道出，尤得龍門合傳體裁。

【註釋】

【山陰】縣名，今與會稽縣合併爲紹興縣，屬浙江省。

【杭州】今浙江杭州。

【慈谿】縣名，屬浙江省。

【象山】

其稱也。夫世之人，莫不好妍而惡醜，而醜之甚者，知必不可於世也，乃益假妍以自形，果以是取笑於世，而世人不之覺，已羣售其醜矣。然則世之好惡，真不可恃哉！雖然，予初見貓娘，則怒以爲妖也；繼得其故，則爲感歎而不能已。嗚呼！其感也可思矣。

一幅醜女圖，描寫盡致。

【註釋】【越城】紹興城也。【襦】短衣。【黛】青黑色，畫眉之物。【鬢】環髮爲飾也。【修視齠笑】（阮籍大人先

生傳）上遙瞻而無聲，下修視而無章。（後漢書梁冀傳）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嚬粧，墮馬髻，折腰步，蹙齒笑。【姸】戲

也。【闌闔】市垣曰闔，外門曰闔。【墟】臨時市場也，亦謂之集。

潘錦芳傳

旃補華

潘錦芳，湖州賣酒翁也。少習拳勇技擊，義心直氣，市井無賴咸憚之。已而折節爲善，謙謹畏事，犯而不校。晚年酒益讎，家富，子孫納貲爲品官，翁稱封君，而謙

謹加甚，每入市井，僂僕旁行，與傭保語，兄之弟之，郡縣大夫與縉紳之仕而歸者，敬翁爲人，詣之，匿不敢見。爲人平爭鬪，償逋負，事解不居其名。咸豐庚申，粵賊攻湖州，趙忠節公以鄉兵守城，指翁告人曰：『此游俠之雄也，惜乎老矣！』辛酉之冬，賊陷會城，圍湖州益亟，而江蘇巡撫駐軍上海，忠節作血書乞援，募能犯圍出者。翁請獨行，及陳血書，議以松江提督曾秉忠帥水師絕太湖而西，爲外內合攻之計。鄉人賈於上海者，聚貲十萬饗之，行有日矣，有尼之者，中變。翁乃流涕言曰：『老夫出城時，城中糧已盡矣，兵一日兩粥，民食草根樹皮，空巷敝廬，死人相枕。生者數老夫之行，日暮待援，懼不相保，城外賊如麻，登高叫呼，兵在城上與之應答，岌岌將爲變。老夫病且死，犯圍爲此行。鄉人賈於此者，念在圍城父兄弟宗族姻連，其情愁急，恨水師無翻而飛也。彼尼之者，何其不仁乎！嗚呼！吾不復見趙公矣。』舉拳擊案，大呼嘔血以死。死之六月，爲同治壬戌五月，湖州城陷，翁家亦破。翁之諸孫，至今以酒爲業。

施氏曰：同治壬申，癸酉間，重修湖州府志。余言潘錦芳事，宜附壬戌殉節諸君之後，或以賣酒者少之，遂不得書。嗚呼！翁賣酒者也，趙忠節公識之矣！

大節凜然，得諸市井中，尤爲難能可貴，僅以游俠稱之未盡也，可與南霽雲並傳。

【註釋】【拳勇】（小知錄）拳勇有內外家之稱，外家起於少林，以搏人爲主，人亦得而乘之，內則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蓋傳

自宋之張三丰。【技擊】（荀子）齊人隆技擊。（注）以勇力擊斬敵人也。【市井】（管子注）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

井。【無賴】見興定庵海門先齋文書後。【折節】言頓改其舊所爲也。（魏略）徐庶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爲人報讎得脫，折節

學問，與諸葛亮特相善。【犯而不校】句見（論語）。【讐】（貨價曰讐）（史記）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封君】子孫貴顯，

其父祖受封典者稱封君。【傴僂】恭敬貌。（左傳昭公）一命而傴，再而僂，三命而俯。【傭保】猶言雇工。（史記）荆軻死，高漸

離變姓名爲人傭保。【縉紳】見前。【趙忠節】見前別弟文。【游俠】好交游，急人難，謂之游俠，史記有游俠列傳。【會

城】指杭州省城。【江蘇巡撫】時徐有壬殉節，薛煥護任，駐上海。【上海】縣名，今爲直隸市。【曾秉忠】吳川人，咸豐間

由行伍從攻洪秀全，勇敢善戰，所向有功，轉戰湖北江南浙江，累官福建陸路提督，卒諡壯果。【太湖】即古震澤，亦名具區，跨江蘇

浙江二省，湖中小山甚多，以東西二洞庭爲最著。【翮】羽莖也。（爾雅）羽本謂之翮。【尼】止也。（孟子）止或尼之。【少之】

猶言卑之也。

章大傳

熊其英

字純叔，江蘇青浦人，歲貢生，有恥不逮齋集。

熊其英曰：嗚呼！倫紀之間，豈非士大夫責哉！自士大夫不完其性，而獨行乃往往見諸農工婦女微賤不識字之人。薛君春畚，余音嘗爲余言章大，如章大者，不亦偉哉！不亦偉哉！

章大，崑山之揚湘涇人。兄弟二人，同業鬚髮，音大無名，人以序呼之曰章大。章二云：大有姊嫁匪人，歸依大，與大妻不睦。大曰：『姊吾同胞，妻何爲者？』弟今有子矣，吾何妻爲！遂出之，終身不復娶。章二不檢於行，音鴉片，鬚髮所得錢，兄弟分貯竹筒中，米鹽家用，大獨任之，二自私其筒，猶時時苦不足。大窺得其意，輒以人已筒錢，誤入弟筒以足之。二病咯血，大出錢令就醫。二糜其錢歸，詭述醫言，謂病無庸藥，但多吃肉可癒。大於是日烹肉供弟。大與弟章二處，衣食率自取舊

惡者，人問之，汝弟吸鴉片乎？必曰無之；汝家衣食，汝一人謀乎？必曰無之。大之愛弟妹，出於天性。久之，章二亦愛大甚，大出歸或晚，章二與二子候伺之，常相望於道。而是時里中有諸生某者，事母有違言，大語人曰：『我不意秀才乃如是！』言之皆欲裂，呼之鬚髮，獨望望避之，不某應云。大卒咸豐六七年間，年四十餘。

贊曰：章大一鐮

切業

工耳，余遇之，亦將以工役之，乃其內行若此。役人役於

人，名實之間，不可辨哉？春畚述大事甚核，余據來稿潤色爲此傳，豈第欲爲大留其名耶？

能感化章二，而不能感化識字之秀才，憤激之情，溢於紙上。

【註釋】

【崑山】縣名，今屬江蘇省。

【剔】撥也，此借作吸食解，謂引之入肌理也。

【諸生】明清稱秀才。

【切業】去

而不顧之貌（孟子）望望然去之。

【鐮工】鐮爲夾除毛髮之具，故稱鬚髮匠曰鐮工。

陳猴傳

林紓

林先生曰：閩人不畜僮而養傭，怒以色則受，杖則叛，蓋難御也。同年高嘯桐獨言其戚王太守貽燕者，畜僮陳猴，累杖見血，而猴終弗去。太守需次浙中，赭音者寇入浙，城火數作，門闔，太守家僮十數盡遁。猴裹布尋丈，趣太守登城，猴徑下，以布授太守，俾縋其家人，未盡，譁言賊至，幼子自城上顛，猴捷進，承之以手，少女墜，猴張右手再承之，墜女適當其懷，若有神鬼陰綴之者。既免，夫人傷足，呻於路周。猴徑負其子女，行數百步置之，還負夫人，蹠音蹠蹠音蹠往復，日行不能二十里。經十日，猴道病，太守度城賊且出掠旁縣，家人必不免，乃逡巡入近邨，邨人若善太守者，蓋其中一人盜也，逮治杭州獄，時太守適權杭州，出之，至是乃具舟脫太守於難。

居閩二年，太守卒，猴大慟數絕。尙書沈文肅公來弔，異之，撫猴，將以自隨。猴

不可，請護喪歸仙游。蓋太守與猴均仙游人也。公乃以書抵其縣官，敍猴義，官餼猴月以十緡。音猴役於縣官，仍以所得悉奉其主人。縣官益義之，無役不隨。猴自爾亦稍稍置田築室，且娶婦生子矣。每至太守家，輒隅立屏息，若常奴焉。鄉之士流習猴者，輒與抗禮，曰：是有古義，能事主人之孤，安可懷音耶？
歷敍猴之一生，彼士大夫忘恩負義者，能無愧死！

【註釋】【同年】科舉時稱同舉鄉貢者爲同年。【高嘯桐】見送高嘯桐之浙江序。【御】管治也。【太守】秦尊郡守，

漢稱太守，宋以後改郡爲府，故知府亦稱太守。【需次】補官以次，故候補曰需次，二字見《清波雜志》。【赭寇入浙】清道光

中，命林則徐赴廣東嚴禁鴉片，絕英人互市，禁鴉片二萬餘箱。英人以兵攻粵，擾及沿海，陷舟山，焚寧波，又陷定海、乍浦、吳淞，逼金陵，乃

償金議和，以香港屬英。【蹀躞】往來頻數貌。【權】攝官曰權。【沈文肅】名葆楨，字幼丹，侯官人。道光進士，官至兩江總督，

卒諡文肅。【仙游】縣名，今屬福建省。【餼】餽餉也。【緡】十千錢也。【屏息】屏藏其氣不敢息，敬謹畏懼之極也。（論

語）屏氣似不息者。【抗禮】行敵體之禮也。（史記）子貢聘享，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懷】沒也，棄也。

先妣事略

林紆

先妣陳宜人諱蓉，故太學生元培公女。先世於明代爲顯仕，母鄭孺人，知書明大義。宜人生於道光己丑年三月廿四日，年十八，來歸府君雲溪先生。丁未生大姊，壬子生紓，踰年生二妹，殤。丁巳生高氏妹，庚申生秉耀。耀生二日，府君客游臺灣，資盡，困不能歸。歲大祲，澳門賊以銅艇闖入內港，聚江南橋下，謬言與南船競鐵貓，發礮互轟。紓適家橫山，距江三里，飛彈蚩然，日夜從屋上過。比屋奔徙，略盡。宜人以無食故，不得去。先大母方病，大姊稍省人事，鍵紓不令出，擁弟及妹，環宜人而泣。宜人方縫旂，撫慰大姊，言抵夜盡三旂，可得錢四百許。明日大父母及爾兄弟，當飽食矣。紓年幼冲，不知母言之悲也。是秋，府君書歸，郵至金三十圓，自是月以爲常。越庚午，府君構疾，至家四十日卒。時大父在殯，大母亦繼逝，喪葬接踵，悲梗勞頓，宜人因而大困。耀年已十九，憐紓貧不能養，陰與宜人謀，將東行渡臺，依季父靜庵先生求館以助紓。紓泣止之，不可。戊寅五月十日，耀乘紓赴試，拜母徑行。紓歸，見宜人有淚容，詢之，知耀行矣。越九月，紓方夜侍宜人坐，從弟華從

門外號而入，拜宜人，告耀死。宜人以首抵柱，慘戚至不可以狀，炊煙經二日不舉。紓長跼搏頰，言曰：「耀爲其兄客死於外，義不敢禮以上殤，請以紓冢子後耀，母念耀當益念紓，紓必求其所以慰母者，母今不容更悲矣。」十月，紓奔耀喪於臺陽。明年，華始持耀喪以歸。

華，季父靜庵子也，生而母死，宜人撫之以長。方府君困時，華與高氏妹及耀均數歲，牽衣從宜人。宜人行庖，諸子羣集於庖，啓鼎，復集肘下，咸恐後食。然庖得少肉，華恆食其精者，弟妹有妒容，宜人撫之曰：「華無母，而弗知乎脫余不幸先而叔母死，叔母之處而輩，不猶是耶？」華始娶何氏卒，宜人爲之更娶於高氏，生二子一女，斷乳後，咸暱宜人，昵昵作嬌態，宜人待之與諸孫等。

壬午，紓領鄉薦，春官報罷，宜人見紓歸，喜甚，竟不及下第事。壬辰，紓復北行，宜人忽夢紓病於析津，遽起開門，見月，乃覺其夢，卽亦勿寢，日上，移榻廊隅，望門待郵者。二日，析津書至，無病，而宜人憊矣。高氏妹嘗語紓曰：「母戀兒，意殊不在

得官。見南歸，多以五月蒼霞之洲，大水新落，家具雜沓橫亙，日影停窗紙上，母指揮家人，爲兒解裝，度書籍，往來笑悅，兄憶之耶？嗚呼！無母之戚，得妹言愈弗堪矣。

宜人來歸府君時，瘦已綴喉際，細纔如核。積五十年，卒以不救。先是醫言創巨，血且甚崩，紓驚悸號慟，不知所爲。既而自念宜人生有隱德，有鄺某者，負債重，將圖死，宜人命紓出其醜，館其妻子六人於家經年。又某某家，綦貧，賴宜人力，均娶婦生子矣。以此二事，或得請於天乎？已而疾果不見血，醫言卒無驗。

嗚呼！宜人之喪，至是逾百日矣，不孝紓始及其婦劉氏，縛帶汎埽，宜人之宮，帷幔陳設，莫變其故，而茶鐺藥具，一一在日，咸足悲涕，迴念顧復之恩，當何如矣！天乎痛哉！

紀實之言，讀之流涕。

【註釋】

【高氏妹】名錦香，嫁高衡，字蓮峯，閩之鳳崗人。

【臺灣】島名，清康熙時內附，初爲府，屬福建省，光緒乙酉，改建行

省，甲午中日戰後，割隸日本。【澳門】地名，屬廣東中山縣，在珠江口西南，爲葡萄牙管理，我國於此設關征税。

【江南橋】一

名中洲橋，在閩縣南萬壽橋之南。

【從弟華】名錦。

【析津】今河北天津縣。

【蒼霞洲】在江南橋右偏，江水之所經也，洲

上居民百家，先生家洲之北，所謂蒼霞精舍者是也。

【瘿】頸瘤也。

【婦劉氏】名瓊姿，字孟質，有棗長女。

【顧復之恩】

（詩）顧我復我，言父母育子，既顧而復顧之也。

曹野人先生傳

易順鼎

字仲碩，一字實甫，號哭庵，湖南龍陽人。由進士官道員，入民國，爲印鑄局參事，兩權印鑄局局長。有哭庵集。

曹野人先生，名宗先，字述之，野人其號也。遠祖官益陽，占籍焉。曾祖某，遷龍陽之鹿溪，遂爲龍陽人。五世祖某，嘗爲明顯宦，多藏書。先生誦其清芬，記睹淹博，性敏慧，下筆成文。蔡忠烈公爲長沙推官，見其制藝，以爲古岸奇特，入益陽縣學，甫冠，卽食廩餼。席先業，資甚豐，一日嘆曰：『士君子立身何等，乃馳逐於富貴之場而已乎？』遂棄家資，薄舉子業，辟地讀書，殫心濂洛，作樂飢之文以自勉。樂飢

者，非以飢爲樂也，樂其所樂，雖飢而樂自在也。其文云云，大抵皆言刻苦自修，淡名利，寡嗜欲，以漸及於樂天知命者之所爲。又好讀仙佛家書，久之，自謂有得。見於行事，多意料所不及，鄉里目爲異人。然志在用世，言事深中時弊，上邑令張際熙書數千言，窮治亂之源，具忠愛之志，蔡忠烈尤重之，謂其理臻至是，欲爲下拜。蓋生平知己，忠烈一人而已。事親孝，以天下大亂，恐無以全其母，每囊沙於足而行，人或以爲狂。崇禎癸未，流賊張獻忠至，負母急走二百里外得免，色養愼終，後自髡其頂。初，先生美風度，無鬚，遇髻道人，脫其鬚贈之，遂美髻焉。順治甲申仲春卒。

山東人許尙忠者，好道，與友隱居魯山之丹霞洞。以是年遇髻僧，奇其語，師事之。僧深穆寡言，問姓氏里居，不答。居三年始去，以所說經爲一書，授尙忠，曰：通源集。復留一偈，通音署楚益陽曹氏行尸。康熙甲辰，尙忠官常德，以丈量役至鹿溪，宿曹氏，初不知卽先生家，見案頭有稿本，署曹忠先野人著，與通源集無異也。大

驚訊之，始知所師事者，卽先生化身矣。

易順鼎曰：先生書未顯於世，世亦莫知先生。順鼎嘗取其書而讀之，所推究性命之原，萬物之理，精微奧衍，非深造自得，不能言也。舊志載先生事，自崇禎癸未負母避流賊後，遂無可考，但云晚年髡其頂而已。余考許敍，而知先生卒於甲申明亡之年，又考沈敍而知先生之母，亦必沒於癸未甲申之間，先生之卒，卽在母沒之後。乃嘆先生之髡也，其忠也；死也，其孝也；死而不死也，其仙也；蓋記載不詳，其奇跡章而庸行反隱矣。嗟夫！古無神仙而不忠臣孝子者，而忠臣孝子，又何必不神仙乎？忠孝者大節，儒墨者假名，但論忠孝，何分儒墨？舊志與其家乘，乃斤焉以其奇跡爲諱，而又不深求其庸行大節之所存，抑何左哉？

見首不見尾，先生其猶龍乎？文筆抒寫，亦似有靈氣往來。

【註釋】

【益陽】縣名，今屬湖南省。

【龍陽】今湖南漢壽縣。

【誦其清芬】（陸機文賦）誦先民之清芬。

【蔡忠烈

公】名道憲，字元白，明晉江人。崇禎進士，爲長沙推官，治盜有殊績。張獻忠陷武昌，長沙大震，道憲議守岳以保長沙，巡撫不能從，長沙

附，道憲被執曰：「汝不降，將盡殺百姓。」道憲大哭曰：「願速殺我，毋害我民。」賊知不可奪，憐之，時年二十九。諡忠烈。【濂洛】宋時理學，有濂、洛等派，濂宗濂溪，周敦頤，洛宗洛陽程頤、程顥。

【張獻忠】明末延安衛人，與李自成連，寇山、陝、河南等地，據武昌，自湖南趨蜀，陷成都，稱大西國王，所過屠殺甚慘，後為清肅王所射殺。【行尸】喻雖生猶死也。【偈】僧釋闡明佛旨之韻語。【家乘】譜牒也。

蔣超傳

易順鼎

蔣超，字虎臣，金壇人也。工詩、文、行、楷書，年二十四，以順治四年呂宮榜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修撰，主浙江鄉試，提督順天學政。上疏請復古學，禁有司刑責諸生。每草疏，先焚香籲天，以格上聽。所陳皆報可。秩滿，謝病游嵩、同洛嵩、同洛嵩，與孫奇逢講學數日，遂徧歷五嶽，及黃山、九華、天台、武當，不復過里門，見妻子。扁舟草屨，自楚之蜀，躡匡廬，探鹿門，居峨眉，伏虎寺中，卒年四十有九。士大夫聞者，咸為流涕。

超性和易，無瞋怒，與人甚厚，人告之急，若負重創，不念舊惡，恆報怨以德。持身獨自刻苦，居親喪，炙艾燔體，以志哀痛。施閨章謂其行義近曾、閔之徒。生時其祖母夢爲峨眉老僧，故自幼卽斷葷血。嘗語閨章曰：『僕有不可解者三：略貴顯而禮窶賤，畏館閣而癖山水，薄妻子而篤比丘是也。』後有人見超於山中，入寺，知超已卒，乃大驚。又二十五年，尙書王士禛奉使入蜀，宿劍門，夢超來相迎，執手微笑，無一語。

易順鼎曰：余讀施閨章所作蔣超墓誌銘而悲之；又見王士禛筆記，自說夢見超，遂並采其文作蔣超傳。光緒乙酉，余游峨眉，入伏虎寺。是日大雨，行數十里，不見人跡。寺有僧數十人，亦不聞人語。視寺門榜卽超所書。徘徊久之，其境淒窅幽寥，迴絕人世，至今追憶，猶旁皇動心，安知彼時不與超交臂相失哉？嘗觀古畸士，捨榮利，割情愛，絕人遺物，類皆迫於家國身世不得已之故，有託而逃焉耳。超獨不然，殆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者耶？超所得於是爲不薄矣。

無一長字閒語，如此纔當得一潔字。

【註釋】

【順治】清世祖年號。【金壇】縣名，今屬江蘇。【嵩雒】嵩山、雒水，並在河南省。【夏峯】在河南輝縣西北之

青陽縣西南。【天台】山名，在浙江天台縣北。【武當】山名，在湖北均縣南。【鹿門】山名，在湖北襄陽縣東南。【施閔

章】字尙白，號愚山，清宣城人。順治進士，累官至侍讀，有學餘堂詩文集。【曾閔】曾參、閔損，孔子弟子，並以孝著。【比丘】釋氏

謂行乞爲比丘，蓋指僧之募化者也。【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清新城人。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尙書，謚文簡。著有

帶經堂集。【劍門】山名，在四川劍閣縣北。【旁皇】與傍徨同，猶徬徨也。

哭庵傳

易順鼎

哭庵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家世姓名，人人知之，故不述。哭庵幼奇慧，五歲陷賊中，賊白陝蜀趨鄖^音襄，以黃衣繡襪縛之馬背，馳數千里，遇蒙古藩王大軍，爲騎將所獲，獻俘於王。哭庵操南音，王不能辨，乃白以右手第二指濡口沫書王掌。

王大喜曰：奇兒也！抱之坐膝上，趣召某縣令使送歸。十五歲爲諸生，有名。十七歲舉於鄉，所爲詩歌文詞，天下見之，稱曰才子。已而治經，爲訓詁考據家言；治史，爲文獻掌故家言；窮而思反於身心，又爲理學語錄家言。然性好聲色，不得所欲，則移其好於山水方外。所治皆不能竟其業。年未三十而仕，官不卑，不二年棄去，築室萬山中居之，又棄去。綜其生平二十餘年內，初爲神童，爲才子；繼爲酒人，爲游俠；少年爲名士，爲經生，爲學人，爲貴官，爲隱士，忽東忽西，忽出忽處，其師與友謔之，稱爲神龍。其操行無定，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節稱之。爲文章亦然，或古或今，或樸或華，莫能以一詣繩之。要其輕天下，齊萬物，非堯舜薄湯武之心，則未嘗一日易也。

哭庵平時謂天下無不可哭，然未嘗哭，雖其妻與子死不哭。及母沒而父在，不得遽殉，則以爲天下皆無可哭，而獨不見其母可哭。於是無一日不哭，誓以哭終其身，死而後已，因自號曰哭庵。

世之哭其妻子過於其父母者，對之何如？

【註釋】【鄖襄】鄖陽襄陽，皆湖北省名。今鄖陽爲鄖縣，襄陽廢府爲縣。【蒙古藩王】僧格林沁也。僧爲蒙古科爾沁親王，

咸豐時，洪秀全遣將林鳳翔攻天津，僧格林沁擒之。後勦捻，死於曹南，諡曰忠。【文獻】文、典籍也。獻、賢也。《論語》文獻不足故也。

【掌故】國家之故實，謂之掌故。【理學】性理之學，漢人治經，多詰其義。至宋人乃疏其理，故有理學之稱。【語錄】見上與子

慈園學論國朝古文書。【聲色】音樂女色。【方外】猶言世外。《莊子》彼遊方之外者也。今稱僧道曰方外。【神童】唐劉晏

八歲獻頌行在，授太子正字，人稱神童。見《唐書》。【酒人】《史記》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儒墨】古九流有

儒墨二家，儒以孔子爲宗，墨以墨翟爲宗。【夷惠】《孟子》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文》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李淑真傳

張宗瑛

字獻羣，直隸南皮人，有雄白裘。

李淑真者，河南光州人也。從兄武愨，公孟羣。咸豐五年，粵寇陷武昌漢陽，武愨以署按察使，從文恭公官文、胡文忠公林翼治軍湖北，請淑真夫自助。淑真夫以淑真俱，擊賊黃陂東。淑真夫敗沒，淑真言武愨：「願誅殺賊寇，係累其渠帥，奪

尸還，以報其夫。』於是淑真與十餘騎前奔賊壁，逐窘賊將，大驚擾賊軍，拳所獲賊將旗馳，衝決壘門出絕去，十餘騎死，淑真獨以夫尸歸。

淑真既歸，武愨盡予其夫故卒，使領數十人爲一隊。八月戊戌，金口陸軍潰，武愨陷圍中，親搏戰，莫能出。淑真引鐵騎翼武愨直潰賊圍，賊追者騎數百，莫敢近。行收兵至大軍山，諸敗卒皆會，軍復振。於是淑真以勇氣聞江漢間。武愨稍增益其卒，淑真則日與賊合戰。武愨軍既復振，會諸將連下瀕江諸要隘，攻堅奪陘，淑真之功爲多。武愨進壁漢陽，使淑真帥偏師行擊上下游，斷賊援，燒毀積聚，遊兵往來苦賊軍。淑真痛其夫之亡，鬱鬱不得意，戰嘗陷堅，期必死。當是時，江南岸諸軍，功績遠出北軍上，淑真憤，數譏切北軍。北軍將恇怯，已疾淑真功，又惡爲女子所賤，淑真每戰，輒相顧不助淑真。淑真既不得於北軍，益決死。六年十月，武昌長圍合，漢陽賊勢益窮急，官公檄諸將急攻漢陽，軍皆附漢陽城下。十一月甲戌，武愨自將卒攻城東賊壘，淑真請二百五十騎城其東南，分賊勢。

淑眞爲人，美姿容，嫺書史，在軍，雜五采綺纈爲旛幟，服飾鎧仗，最爲鮮明，鞞弓畫龍文，服百五十矢，函璣貝雜寶飾劍首，室白金裝，上馬持戟，左右射，剽音突陣，賊相戒，望見五采旛則走避，莫敢當其鋒。已去，武愨軍行可四五里陣，城寇見淑眞兵少，出千人直前攻淑眞。淑眞縱寇卻，淑眞復乘之，而援賊大至，絕淑眞歸路，合前賊凡三四千騎，前後夾擊淑眞軍。淑眞轉戰南之江，爲賊所擠，賊來益衆，淑眞力戰不得脫。武愨已遣淑眞行，則開壁與賊戰，賊殊死鬪。又爭利不時援淑眞軍，諸別將皆害淑眞，莫肯救。戰竟日，士卒死傷太半，淑眞亦力疲不能軍，賊圍淑眞數重。左右謂淑眞潰圍去，淑眞太息曰：『今敗死矣！』語騎：『公等脫歸報大軍，我一走敵軍死也。』於是淑眞乃下馬，拔劍斬所佩玉玦，沈劍戟江水中，復上馬騎，抽矢引弓，射殺賊將數人。賊恐失淑眞，如牆進，淑眞傷甚，賊生得淑眞。賊怨淑眞深，懸磔著城上，支解死，年廿二矣。所將卒皆沒，而多殺賊精兵，亦大當。淑眞以十一月乙亥死。丙子，諸軍復漢陽，武昌亦復。

張宗瑛曰：世言淑真號仙姑，辟五兵，非也。武愨在軍，喜用方術士，君子譏之，以誣淑真，過已。予聞澠池楊堦密引言，又得光州蔣某所書淑真事，爲次其傳具如是。淑真一女子，夫死，身提一劍，犯不測之敵，與賊俱死，可謂矚在然者哉！同時女子以武節著者，曰諸暨包美英，與兄立身起鄉兵擊賊，兵敗死。

雲英而後，僅見斯人。雲英功成受賞，而此以身殉，可哀尤可敬也。

【註釋】【光州】今改潢川縣，屬河南省。【孟羣】字鶴人，道光進士，知廣西靈川縣，有政聲。咸豐間從曾國藩統水師，破城陵

磯，克武漢，旋改統陸軍，轉戰湖北安徽各省，官至安徽巡撫，與陳玉成戰，被執，日剄死。諡武愨。【武昌漢陽】武昌，清爲府，治江夏

縣，今改武昌縣，與漢陽縣同屬湖北。【官文胡林翼】並見前。【黃陂】縣名，亦屬湖北。【係累】拘縛也。（孟子）係累其子

弟。【金口】鎮名，在今武昌縣南六十里。【大軍山】在漢陽縣西南。【劉姚】勁疾貌。【支解】解其四支也。【五兵】

戈、戟、鉞、矛、夷矛也。（見周禮）【澠池】縣名，屬河南。【諸暨】縣名，屬浙江。

蘇廷光傳

蘇生名廷光，字伯孚。其族祖曰厚子先生，道光中，以宋儒學教授其家。蘇氏子弟多敦謹，而生最後出，才致雋朗，篤守前緒，益務恢之，其於世，夷然若有所不屑。時時從余遊，惜年不足以究其志，學不足以旣其業，而遂死，獨其心常欲追古人而從之也，悲夫！

生幼失母，父娶後妻生子，生常寄食於外，稍長，讀書絕慧，爲諸生食糜餼，文日有名。其父喜，則使歸而課弟。母時譴怒，輒長跪受杖，異母弟或偕跪爲謝。其所處有至足隱者，生終無一言，余久乃知之，知之而不一二其詳，猶生之志也。去年春，余客梁溪，生寓書自傷，言至山水幽絕處，見岑林溪壑，萬狀清寂，乃有古寺蕭然，託身迦佛之意。念所思非人道，未敢忽焉。舉其志，然至與俗接，則偃蹇愁蹙之衷，孤曠矯子之懷，彌不能自抑。予讀而悲之。逾年而生遂以病卒，年二十有三，聘妻朱氏未娶。

予視生殮畢，問朱氏女，則皆曰賢也，年與之齊。其昶曰：嗟乎！其生同來，其殆

將同歸乎？又明日，女聞耗，果請其父母來。蘇氏絕食，飲七日而後死。方其呻吟牀蓐，氣微屬，父流涕於旁，飲以水。女握掌視之固，卒不飲，遂死。嗟乎！處變而無所逃，義無可二也。若夫義之不必出於死而竟死，則亦天爲之矣。知其命於天，而不託夫義之便於己者，以自處。其心固以得死而乃慊也。人之求慊其心，未遽若死之艱也。而能者鮮焉，則知夫必死，而以慊其心者之可貴也。於是僉曰：生之爲子難矣，抑貞女之義烈，尤足光哉！尤足光哉！女死爲光緒十九年五月二日，其父名宗洛，縣學生。

馬其昶曰：予始愛生才，嘉其不慕榮勢，悲其遇，乃不意其孝行若此，宜天之以賢婦報之。方貞女之誓死不食也，其父商所以殮，予曰：仍其斬衰音催焉，勿易約之。毋厚於其夫；蘇氏治喪絕浮屠，毋違其家法。其父有難色，予曰：是以節來，以節終，使其心果有幾微之歆乎？彼卽何能至此？不然，是重傷其意也。聞者皆不謂可，垂絕以盛服進，女卻不御，遂以其服終。然則非世情之盡忘，曷足語大節者哉！嗚

呼！其賢遠矣！

峭折處似柳州，又似半山，何得以桐城概之！

【註釋】【梁溪】水名，在江蘇無錫縣西門外。

【岑】山小而高者。

【迦佛】釋迦牟尼，亦稱釋迦文佛，佛門之始祖。釋迦之

義爲能仁，牟尼之義爲寂默，佛以悲智濟度衆生，故得此嘉號云。

【斬衰】喪服，以生麻布爲之，旁及下邊不緝者。

慈谿二孝子傳

馮 升

字君木，原名鴻舉，浙江慈谿人。有貞在堂文集。

慈谿二孝子：一級工，一賣餅者。年六十餘，無家室，奉其母依寡嫂以處，已則止宿逆旅中。日初出，卽循街呼賣餅，獲值，則爲母市酒肉。日必再朝母，雖甚風雨，勿間也。級工某，以傭工事母，傭於人家，得果餌，必懷歸啖母。母病卽勿出，扶持抑搔，悉身任之。四十不娶，或勸之，輒勿應。有弟一，撫之至篤，比長，爲之納婦，曰：『吾一身盡爲母有，似續之責，在吾弟耳矣。』賣餅者母死，每出賣餅，猶時時涕泣道其母，市人多笑之者。

馮拜曰：吾族人某，紉工所主也。某儒者，奴視其母，意小不可，訶詈無所顧忌。其母恆隱忍勿敢較，嘗爲余述紉工事甚悉。喟然曰：生兒須讀書何爲矣？賣餅叟過吾門，吾叩其名氏，所語不可瞭，授之筆，笑謝曰：我不識字也。吾至今憶之，叟蓋彷彿朱姓云。

生平文字，蘄嚮不在桐城，要其所懸禁律，則未敢稍稍抵冒也。亡友虞君寒莊，輝祖，篤守方姚義法，有所作，輒就余商榷，單文碎語，皆懇懇用意，久之見獵心喜，亦效爲之，以眠虞君，每獲首肯，將毋以鼪鼯塞徑，見似人者而喜乎？仲可先生，貽書談藝，盛稱余所爲送麗水章生序，其嗜好殆與虞君相同，遂寫舊作之用桐城義法者數首，以就正於有道。削足相就，寧有忘屨之適，亦但自比於以文爲戲而已。甲子十一月，馮拜自記。

【註釋】【逆旅】客寓也。（莊子）陽子之宋，宿於逆旅。

【似續】謂子嗣也。（詩）似續妣祖。

標商冊註

